

曰風俗不可以法正之徒以法則但多被罪而未能變俗矣○臺諫啓

前事憲府啓曰量田大事也一量之後至二十年而改量其間有年凶

事故則至三十年而未得改量其量時不可不適中也今差巡察使二

人任由謙李繼福也皆不合於物望者也請更擇遣之諫院啓曰李坤貪贖無

狀者也以內禁衛將兼為承文院副提調右提調前此本一負而與判

校同議專掌事大之事金安國以判校為堂上以知承文院事仍命兼

其提調其後遂為例事一負可革而况如坤不合者乎內禁衛將亦二

品職次非坤之所可為也請並適之傳曰巡察使必須無職掌之人

可往故以此人等除之矣內禁衛將非緊關之職不可適餘並不先○

太白晝見○辛亥復 正殿 受常祭 聽朝啓大司憲李沆曰詮聞

熊川有石自鳴云此石曾鳴於庚午有倭變今不可以是疑之也今年又

鳴云且聞聞慶天灘水赤七月云是皆傳聞而非親見則不可信也下

問觀察使則可驗其實否也慶尚道觀察使則皆非實也○上引見奏請使南袞李紉

聖節袖方有寧質正官崔世珍書狀官韓忠盧克昌三公並入參 上謂

袞紉曰今奏請之事國之大事卿等其勉之得請而還袞曰此實臣民

所共憤悶者也但恐禮部有異議而不許改正也臣當呈奏本于禮部

審禮部之意隨機而處之必使知誣罔但皇帝無意於天下朝廷大臣專治國事必執法以謂會典乃太祖高皇帝之所為豈聽外人之言而輕改之乎如宗系之事永樂皇帝曾許改正此則庶有可望臣等恐未得蒙准日夜惶恐前者盧公弼請誥命時書陳情之辭將欲呈禮部自朝至午彷徨竟不受其後戒門者使不納朝鮮使者以此欲呈而未也適見王啟王啟遇之甚悅即受之呈于通政司王啟曾奉使我國而甘時為通政司堂上故也今不知何如也但所奏請之事為大必不容易受疏也雖欲陳疏達意而不受則恐未易達也矧自古奏請大事必於通政司陳章疏今亦難於准奏則不得已當用章疏在此先達是意而往彼為之故敢啟言訖俱還就坐乃命設酌將進酒上曰此雖非宴享之例奏請使可進爵又命有寧耜各進爵衮曰臣固不知兩界之毒也見住張哈之勢則將有犯邊之形若失處置則蜂蠆之毒不可不慮宜及黨類之未熾而問罪則雖不極費力猶可制之然兵費一開年年禍結此兵家之患在今處之得宜則疑或有革順之心於此之時當有伐謀之策臣之意宜遣重臣探見虜情以布朝廷之威德則其道監司兵使亦當用意措置而城底野人依賴我國之威德必不歸

附住張哈也聞 祖宗朝亦遣大臣以巡邊鄙近來以為有民弊而不復遣之今若遣之則一道聳動邊方之紀綱大振又令便宜從事無乃可乎 上曰果不可遽為用兵遣重臣巡審邊鄙無乃可乎右議政安瑋曰在 祖宗朝亦嘗遣重臣使巡審也承旨金正國曰今往上國元有所問不宜修飾誣辭人君接待下人不示虛偽而誠實則能以感動而至於赴上國元所應答皆虛偽巨實寒心蓋指廢主時事夫反正之時天命人心既皆然矣雖使伊尹周公處之廢昏立明必不得已也臣見赴京應答節目甚可驚也其時大臣處之不得其道而然也永以此為例至為寒心上曰予意亦謂未安而會議于大臣然此大事故猶因循耳領議政鄭光弼曰正國之言是矣儒者之心蓋以為未安也然今不可改也左議政申用溉曰正國之言正大且直事上不可以虛偽也然其勢如此今若改其前所答之辭則今所奏請之事皆歸於虛矣勢若此不可改也中國問魯山君事則答之亦難不得已為權辭若正於其始則可矣今則不可改也正國曰元事不可計其成敗以正行事則雖見敗非所恥也魯山君事雖隱之其謀淺短中朝法禁雖非偶然元上國之事亦猶傳播於外國况藩國之事上國豈不知之乎元事皆當以正豈容偽

○典翰柳庸謹上劄辭職曰為國大務在於用人用人大要務使人器相當夫然後國事并并朝廷尊嚴治效日現倘或認以不才為才不德為德而授任責成則國事日非紀綱日頽銓選之際實惟難焉况拔擢稠人之中異養將相之望而苟非其人非徒他日虧國敗事竊恐聖鑑傷明士氣退惰後將難悔于今大臣薦臣以為才堪為將當擢拔不次預養人望臣固知其失也自古將才不易必智慮出眾仁勇垂備德望足以威敵服眾然後將不為國家羞辱而今臣本以庸疏麤訛學識鹵莽交遊朋伴不甚見信少居鄉曲無一善可稱而萬一於他日統眾臨塞可以衛國安境乎然而自臣出身未經卅月由正字陞修撰由佐郎陞校理為獻納為正郎而今又特授典翰之任以臣之庸懦無知驚惶惕慄俯仰愧怍無地自容若謂臣素業儒事而稍有武藝與眾為異則姑當試諸適用以觀其後不宜擢拔駭人視聽况出入經幄朝夕論思之地固宜博識宏達老師宿儒所堪處非臣迷劣所宜一日備員也謂臣前日承乏為校理則校理官微處下自與典翰有異伏願 殿下速收成命以適用人之道若重違大臣之言必陞品級則只逾典翰之任於事體亦當矣○臺諫啟前事不允○太白晝見○壬子奏請

使南衮李紆聖節使方有寧奉表如京師 上親傳聖節表文○慶尚  
道金山人生負崔弘濟上疏略曰今我國家比年以來風雨失調禾穀  
不登變恠屢興今夏廟犧自斃此天之初儆 殿下今又地震遠近竦  
然莫不駭懼臣謹稽之於古參之於理天者陽也地者陰也陽動而陰  
靜理之常也今失其常人為感之也當正陽之月長養萬物之時陰震  
於上是抗陽也夫災異之來莫大於陰陽之相抗天之雷震固陽動以  
常聖人猶書于春秋者記異也况地之當靜而失常者乎春秋二百四  
十年間地震多矣而通都舉國靡有如今日之大震則是咎在國中不  
但一邑一州而已廟犧初儆於前地震又儆於後天之告 殿下者非  
一而此轉災為祥因亂為治之秋也臣聞朝廷者四方之本朝廷正則  
四方莫不正朝廷和則四方莫不和不和于朝而能和于民者古未嘗  
聞臣竊聞之於道路數月以來沙汰者多某以某事而罷某以某事而  
黜指瑕摘疵朝無全人人不自安臺諫方勞於彈劾士夫相怨於譴罰  
竊恐群怨之端從此起矣傳曰崔弘濟必非常儒也其下該可○臺諫  
啓前事傳曰任由謙李繼福可適餘不允○忠清道扶餘縣民家有  
雞生雛一首三足○太白晝見○癸丑 御朝講執義尹自任正言朴

閩卿論前事自任曰全羅道之事臣聞之於崔山斗為守令者皆不善  
故凡所議論皆不正而士子之論亦皆邪僻了不知朝廷之意慶尚道  
則金安國能振作風教故其道之風多有可取者夫宣揚教化方伯之  
任也若一振舉則人皆知所向矣 上曰教官宜先擇遣而不可盡擇  
擇遣觀察使則一道守令及為士者皆化之自任曰慶尚全羅兩道人  
材殷盛其風俗宜先正之韓世桓慶尚監司李彥浩全羅監司固不可棄之人也  
然短於振作以正其趨向也自後須擇遣可人也閩卿曰郡邑固多不  
可盡擇教官如界首官或以臺諫侍從之臣不為左授兼其職而遣之  
則必能正士子之趨向也司經李認曰於界首之官如閩卿所啓擇遣教  
官則左右道儒生就學為便一道之人有志者皆萃則人材可以培養  
上曰監司宜致意焉然多事無暇界首官宜擇遣教官而但恐外重內輕  
也然出外三四年豈害哉○副提學趙光祖啓曰臣退待適 命而猶  
未也今不謝恩而啓亦所未安然謝恩則就其職也臣判知其不能堪  
任雖小官亦當各稱其職况嘉善之秩國家待以宰相如臣之庸劣豈  
敢當之乎同知之任亦重况一時加之以嘉善又兼之以同知乎雖  
欲強而行之思之則了不安於心故又啓請適臣職傳曰同知所任

為重大臣及群意皆以為合雖累日辭之未可聽也勿辭又啓曰所任  
果重故辭耳出身猶未四十朔矣臣之情不必盡啓亦有不可言之意  
敢更辭傳曰雖小官於物議以謂合則不可改也卿則大臣曰可銓曹  
曰可予意亦可不可以大臣銓曹之薦為誣也光祖有難色不得已而  
退○臺諫啓前事又啓曰近年八道災傷敬差官金瑛其人物不能審事者也請適  
事不可不擇遣慶尚道災傷敬差官金瑛其人物不能審事者也請適  
傳曰金瑛筮仕已久之人豈至不合於災傷敬差官之任乎餘並不允  
○政院啓曰梨樹之非時發花雖曾有之今非一枝之偶開爛發於闕  
內見之可驚故敢達傳曰非時發花甚可驚也發於方外猶為可恠况  
於闕內乎○甲寅 受常參 聽朝啓○御朝講大司諫柳仁淑持平  
金湜論前事 上曰李坤事以謂承文院副提調本一負云若果然則  
不必設二負也其考而減之餘皆不允○江原道原州人進士金渭上  
疏略曰今日之在三公者前日之六卿也百執事也向在六卿百執事  
之位雖或有專心奉公國耳忘家之人自一薦公輔之後例皆優游閑  
暇朝廷之政令外事之得失若不與聞至使潭潭相府連月不開時雖  
有合坐不過曰方物封裹而已也如此則一歲之中坐於相府之日九

幾何哉幸而國家有議事特發 命牌賜坐賓廳與樞府敦寧允諸宰  
相同其可否此豈 祖宗立相之本意乎此無他國家不以古之所以  
待三公者待之而使不得畧事判斷焉雖有議政之名無議政之實故  
也近日以來二三僧尼辮髮俗服潛稱內旨出入山寺多載米貨飯佛  
齋僧造為幢蓋羅絡山谷又設十王畫像各置牋幡一處積紙百有餘  
束設會之夕悉以焚之名曰燒幡齋其所謂內旨者指宮中之言也  
殿下不知而宮中行之則是宮中欺 殿下也宮中行之而 殿下不  
禁則是 殿下教宮中也傳曰作佛事之事予所不知而路中之言似  
謂予知之其召此儒問其狀因以其言論于江原道監司令推之○臺  
諫啓前事不允○乙卯 御朝講司諫金希壽曰近者讀經學者欲取  
科第徒爲口誦而文辭腐朽人指此等輩曰藏書之積至於施設亦出  
於務詞章者之下也爲有司者試講之時取義理之精熟不取其徒能  
口誦者則人皆知徒誦之不可而將要心得自此而發爲詞章亦所不  
難也若然則前日之專務詞章者將皆入於義理之學矣爲學者須以  
此為根本可也 上曰如薦舉試取不可徒試以文講經書後對策何  
如領事申用漑曰對策不如詞賦之類以此亦可見其所懷且薦舉之



人或有短於學問者不必試講也○臺諫啓前事不久○丙辰 御朝講  
掌公李佑曰近見慶尚道儒生崔弘濟上䟽䟽中多有可取之言但以廟  
犧地震之變由於近日沙汰之餘怨望者多故也此則大無識見之言  
亦可斟酌觀之 上曰豈以人物沙汰之故而為生變異乎果有可汰者  
則豈以此而不汰其言果牽合也李佑曰其言曰臺諫方勞於彈劾士  
夫相怨於譴罰毀譽者怨之府進退者奸之路此皆無識之甚聽言之  
道 上既定則千言萬語之來是非所當分明洞照叅贊官趙光祖曰所  
啓之言果是然儒生孤陋寡聞其言宜如此領事安瑋曰其言可用則  
採取之不可用則棄之也光祖曰崔弘濟年尚少與臣生負同榜也其  
在慶尚道聞囂囂之論故其言如此然其中有可取者矣今李佑所啓  
之言盖有遠慮而言也然 上之志向已定其可用者採擇之不用者  
置之可也如請革留鄉所之說亦可施行叅贊官韓效元曰觀其䟽大  
綱則是而其中多有有弊之言臣等亦欲啓之但以 聖學高明已無  
可疑者故不啓之矣正言金匡復曰聞原州儒生金渭上䟽有僧尼稱  
內旨作佛事等語所答傳教語頗峻截此事雖宮中所無當優容可也  
若如此待之恐有妨於言路 上曰此則不然盖宮中所無之事故答

以宮中所無耳彼儒生之意豈知宮中所無事乎○臺諫啓前事不允

○慶尚道觀察使韓世桓書狀曰密陽楮代里有大柳木去丙子年仍

大風雨顛仆而今年六月初十日如前自立木長三十七八尺榦圍二

把餘且自地上一身長許歧為兩條一條枯槁宿皮剝落一條如足指

大傍生曹孽技葉向茂四傍蹶根如常接地立在間或有脫土朽根顛

而自立甚明白云政院入啓傳曰丙子年所顛之木今乃起立甚可恠

也承旨等啓曰僵柳自立古亦有之而皆以為灾反常莫大初見書狀

臣等亦皆驚恠○太白晝見○議政府薦可用人金克成文武兼備成雲才器

李苞才器可用亦可任邊寄李荇有可用之才不可用金湜朴薰鄭沆朴英

○丁巳 受常參 聽啓覆○御朝講大司憲李沆正言朴

閏卿論前事不允侍讀官丁玉亨曰聞之昨於 經筵都承旨韓效元

言灾變之事以謂弘文館梨花爛開云弘文館梨樹無開花者所啓

之意固未知也臣等雖無似館中若有非時開花則豈不啓達乎聞

此言甚為未安 上曰前啓云弘文館門外梨樹開花初政院

也不啓弘文館門外之語但將入啓也承傳色朴承恩問云開花于何處

承旨於坐觀見梨樹想占其處以謂疑是弘文館門外近處也云朴承恩

並達也此而昨韓效元亦啓曰門外云也非謂弘文館內也且非獨

效元之意政院所啓如是也

昨日效元於經筵啓以為弘文館梨樹花爛發云副提學趙光祖私謂曰弘文館豈

有此乎效元反以謂弘文館門外有之光祖又曰於門外亦無梨樹效元於是矇矓不明辨而謂曰其處有梨樹云士林未知效元之意然似是也

不知有 參贊官權撥曰聞有梨樹開花以非時發花為可恠故本

院共議入啓耳其樹在政院菜田在院見之似在弘文館近處故必有

云爾也臣昨以病不仕未知所啓之意也領事鄭光弼曰開花何與於

所開之處若如發花於政府豈必但謂之與於政府乎至如政府之開

花雖六曹政達此非有情而然效元之啓亦豈有情乎正言朴聞卿曰

臣昨詣闕見之其樹乃在於司饗院前也雖外方所開朝廷皆當恐懼

豈可以非弘文館之樹而不當修省玉亨曰非曰開花於本館然後可

為戒懼不然則不為戒懼也但非本館之樹而以為弘文館梨樹云故

臣等未知其意也○臺諫啓前事不先○戊午 御朝講 上曰古人

學優然後登仕今人則巧事抄集早登科第為務劇之任予意年少文

臣今不差於劇任也同知事崔淑生曰是故有賜暇讀書之法 上曰

事抄集為章句之學此豈有用力於經學自設為文章也淑生曰抄集

之事老成之儒則不然也年少者則欲為生負進士要識規模而或事

抄集也若其好惡已定則自知其非但於別試講經而取之可也特進

官孫澍曰 成宗朝李克增為成均同知將試別舉或當取其製述則克增聞即詰闕請講經取之是故其時雖別試無不講經 上曰近者予欲令於別試亦講取則大臣云不必預定也故未果也領事安塘曰凡別試則臨時定其節目或使之講取亦可但薦舉試取則皆較其才行經學之士兩試之若講經而又試以策亦違於古之孝廉賢良科之意上曰若講經而又試以策則恐未多得人也然通計分數而取之何如安塘曰有才行之人豈無經學乎不必講經淑生曰在山林之間不喜科舉之人守令敦勸而上之今薦舉試取者乃為此規也如此而又講經不可凡別試則定為講經可也說經沈達源曰雖於別試為講經若如今時之講取則徒誦之耳若與之確論大綱知其人之懷抱取之則可也上曰今所薦取之事須極為審擇使不悖於實可也若謬舉則必失實安瑄曰在京之人則耳目多公論昭必得實矣外方如下三道人材多虛拔其尤亦可得也若兩界黃海等道無人材之處以為此猶可也而薦報則疑或失實也 上曰既薦之後改之為不可初當慎重也在京者亦豈保其盡得其實乎待講官柳庸謹曰若不得已可改者則雖已薦報當改之如京師則所聞廣必不至於大失也外方則守令豈能皆

善觀察使不能每邑而審察其慎重之意下論亦可。上曰果若謬舉則當改之。上仍聽輪對。○傳于政院曰今經筵所啓別試講經事非必別為承傳將別試之時則常以講經取稟事論于該曹。○傳于政院曰薦舉試取事外方則必以為不可不薦雖無人才處將苟備名數而上之無則不必薦之意論之何如。回啓曰薦舉試取前定節目已詳不必更論。○御子講侍講官柳庸謹曰此云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蓋孝者善事父母之謂也。悌者善事兄長之謂也。善字有無限難能之事為人子而事親也在常則如文王之事王季處變則如舜之事瞽瞍此乃十分盡到所謂善事者也。仁亦從此而出矣。上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誰不欲為孝悌而然猶不能者以有欲心故也。如父子兄弟之相爭訟皆由於不勝其慾。終或至於弑父也。庸謹曰見歷代帝王其教彌施令有可觀者然於親親長長親九族之道鮮有得焉。故終至悖戾者多矣。夫澤被生民化流當世者率是孝悌之推也。而堯舜之盛治唯此耳。同知事崔淑生曰先明峻德然後方做得孝悌。昔漢文帝雖賢於明德無聞焉。故尚不容淮南土唐之玄宗則其初年與兄弟為大被共卧睦天倫可謂極矣。而終至於殺三子而猶忍焉。是知先修其本為貴不

然則徒外耳○臺諫啓昭格署李希雍李兄浚等事憲府又啓慶尚道

防禦虛疎且有災變謂石鳴水赤之事南方以此為兵應人心疑懼節度使成世貞於撫

御軍卒果必能之然年老文臣若臨倉卒則恐不能禦敵密陽朴君孝

弒父之事人倫大變固宜大懲然以緣坐全家徙邊者七人流三千里

者十八人似乎過重令更分揀可放者放之為當傳曰成世貞雖年老

然能撫恤軍卒不必遺之餘皆不允○已未御朝講 上曰此云大旱

自秋徂冬不雨田錫因上疏其意甚善而帝及宰臣不悅出錫知陳州

夫因災變而有上疏者則乃出之此可為後世之所戒也寇準又因災變陳

時事云刑有所不平也今者夏有亢陽之愆近又雨澇夫水旱均為

災變無乃刑有所不平而然耶領事鄭光弼曰旱暵雨水之災果有以

刑罰之不中而召之者然凡災變之生當無所不致其憂懼之心不但

以用刑一事為可憂也 上曰七十歲以上老人雖應受杖者於國法

不之杖焉而六十歲之人則皆受杖夫六十七十皆老人也若所犯

大關而出於不得已者則猶可刑訊不至於是者則刑官當量之老

人受杖則其死尤速矣同知事李惟清曰若其六十七八歲則與七

十相距無幾然事關於盜賊者不可不刑訊也參贊官趙光祖曰此云

田錫上疏之後帝及群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此不可之大者也其疏曰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者實古今之通患也今之時陰陽亦失和豈可謂無此弊乎允細瑣之事宜付之有司而治之且君有小過則群臣皆得以陳規也後世格君之非者謂非大臣之責而只委之臺諫侍從此固非是也上曰所言當矣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若如細瑣之事則當委之有司而已今見百司所啓公事雖欲觀書亦無暇矣如刑獄大事則固當稟之小事則各有攸司不必一一稟之也○臺諫啓前事不允○傳于政廳曰柳沃以可用於邊方故已命特陞堂上矣鍾城府使今將適來其以柳沃擬之吏曹以柳沃首擬而啓之曰鍾城殘弊而李邑僅能致蘇今果可擇而遣之然柳沃不宜守一邑但有上教故擬之耳○以報恩縣監朴薰擬持平望參判金淨曰此人為親乞縣宜不可而判書李長坤曰豈計此乎政府亦薦其人物甚當必須擬之○判書李長坤等啓曰欲擬參贊望而當品之人或老耗或被駁無可當者以此未得注擬傳曰政府重地不可闕也崔淑生為巡察使南袞赴京東西壁只有趙元紀一人而已宜亟填差予意以為李長坤可合於政府其餘

參贊長坤聞命而退於是參判金淨等啓曰重政府而以長坤授參贊  
然人物注擬之時三公以下吏曹擬之以故古有以三公兼之者謂之  
冢宰以統百職如政府西壁若三公皆無闕則不必盡為填差今也他  
曹判書亦猶未得注擬若吏曹判書則無可當之人若不合者為之則  
允用人物皆謬矣可以長坤還授傳曰以政府為重而既已授之今若  
改之則似以政府為輕不宜還授金淨等再啓曰若分輕重則政府果  
重然以參贊比吏曹判書則判書為重夫吏曹判書冢宰之職統百司  
而陶甄人物不可冒授九人請留長坤若不得已則南袞已赴京可適  
而代以他人宜適崔淑生巡察使南袞崔淑生皆資成也傳曰然則適崔淑生巡  
察使而以長坤還授吏曹判書可也仍命召長坤使畢政長坤承  
召來啓曰臣才識不良雖小官猶懼不堪而為吏曹判書數月屢經政  
事用人皆失其當日夜憂懼且政府亦重地雖有三公其地位甚尊尤  
不堪處也而今復命授吏曹判書不宜還入請辭傳曰吏曹重地而  
政府亦重故乃授參贊吏曹啓以無可為判書者云故命復授之勿辭  
○以韓效元為兵曹參判柳仁淑為同副承旨宋欽為大司諫朴薰為司  
憲府持平崔山斗為弘文館校理柳沃為通政鍾城府使史臣曰沃昌



平人其父文豹年老無後憐于靈巖月出山生沃沃自少異凡以神童  
稱年十六中司馬試二十三中甲科第一人長身秀貌能文能射真豪  
傑人也志氣骯髒其入臺中人皆嚴憚竟拜府使常鬱鬱不樂歸覲未  
幾而率人皆惜之○辛酉諫院啓曰大司諫宋欽有八十老親在靈光  
曾為全州府尹猶辭職而歸養今授大司諫未必能就職雖或就職必  
不久而歸養矣長官不可以曠請適傳曰可史臣曰欽居官清謹所歷  
有聲但新進之士自以為清類苟非素識之人則雖明達可用者亦謂  
之庸類其所附已者則稱譽推薦臺諫侍從皆出其門故趨附者衆欽  
屢為守令以在外方且年老與新進者不相善宜其所不與也諫院欲  
論則無辭乃諉諸在外不來而請適之其意實駁之也○鍾城府使柳  
沃以獨子母老上疏請辭傳曰柳沃之母年未七十於法不得歸養且  
可往來覲省勿辭○全羅道珍山郡地震○壬戌 受朝參 御朝  
講持平金湜正言金匡復論前事匡復又啓曰蔚山郡守李珣好聲色  
畋獵而嗜酒近益耄荒不可臨民請適皆不允○政院啓曰兵曹判書  
柳聃年入侍經筵得疾經出不能言似是中風或上牘之証也遣醫賜  
藥而救之何如傳曰聞聃年急病甚驚焉亟遣內醫賣藥往救○吏曹

以申光漢尹殷弼趙光祖擬大司諫望而啓曰先祖所帶之職如副提  
學成均館同知皆是重任不可適也雖適而難得其代也然人物不足  
未得備望故並擬之 上不落點而下曰光漢則才為大司成殷弼則  
刑官當久任光祖決不可適他無可當人乎若無則以堂下官擬之可  
也近間超授堂上者果多然人物不足則何計此乎判書李長坤等以  
其望還啓曰在堂上之列合於物論者果無堂下官可超授者亦無故  
近者直提學雖有關而猶未得擬除耳傳曰知道仍落點于殷弼以李  
荇等三人擬刑曹參議啓之 上禁書李成童之名而下仍傳曰成童  
可用之人故前日超授監司適臺諫論適矣今可授此職長坤聞命  
私曰老病之人欲使調理故初不擬之耳○以尹殷弼為大司諫○癸  
亥 御朝講司諫金希壽掌令李佑論前事傳曰李珣其適之餘不允  
李佑又曰近因災變下旨求言而草野之士多陳所懷者但朝廷無  
可否彼豈知其言之採用與否乎今後有上疏者則下諭其道觀察使  
使其上疏之人知其所言之用與否何如 上曰近者上封章者果多  
此甚美事然採用與否在朝廷何必一一下諭乎希壽曰近者頒布小  
學使人人皆得以講習誠美事也且近思錄亦儒者之所當討論而間

閣之門甚窄儒者未得見矣須依頒布小學之例 命印可也 上曰所  
言是也可印頒中外○御夕講○甲子 受常參○聽啓覆○御夕  
講 上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在後世但為口讀而已夫孰知  
所以明人倫乎為學而知所以明人倫則是實學也然贊官趙光祖曰  
允教化不可一朝而亟行欲速則急迫而不達今方稍知向方然不可  
卒變也夫所謂人倫大綱則五倫而此外又有無窮之理以此上下交  
修則豈復有不治之事乎由此而朝廷自正百姓獲安矣君以治之師  
以教之古之道也所謂教之者非必諄諄然人人而教之也自 上示  
以趨向觀瞻感化薰陶漸染皆從於善是猶教之也我國向者以小學  
似為恠誕之學而不讀近日臣歸成均館見之入學者皆挾小學讀者  
亦多前所謂恠誕者今以為常不讀者則父兄非之蓋其源則自 上  
能示好惡之正故如是也人心皆善則夫豈有不化者乎子思於中庸  
終曰篤恭而天下平夫天下之事固萬種而獨以篤恭為擔當天平之  
本蓋心不放焉則從此而可治天下心一放則萬理俱備之全體茫然  
頽墮於應事接物尚不能况望其平天下乎○憲府啓曰刑曹正郎崔  
灝朦然不能剖決佐郎金翊無踐歷且前為監察同僚亦不容司膳主

簿金顯雖薦舉之人未嘗見推於鄉里拜參過矣請皆逆之不允○司  
憲府大司憲李沆司諫院司諫金希壽等合同上疏曰治亂有機興衰  
在勢當治之機遇興之勢不能孜孜焉以圖夫治且興而悠悠泯泯日  
復一日歲復一歲欲望治興之自至未由也大凡天下之勢非治則亂不興  
則衰雖未必遽至於亡國喪家而亡國喪家之兆已具於不興不治之日豈  
不以正道當行而未必盡行異教宜祛而或未盡祛乎方今累聖政害正  
治妨正道者既非一端姑撮其害深而妨大所當先祛者論之夫道教  
異端之一耳荒怪妄誕欺世襲天賊吾道之甚者少有識見孰不欲斷  
絕其根本衰世之君不能自強於為善欲動私勝怵迫禍福其於吉凶  
邪正之間固已眩瞶顛倒莫適為執徒事玄虛以致衰亂危亡之禍而  
所謂道力神功終不能救焉若宋之道君足以為鑑矣今之昭格署亦  
踵高麗弊轍而不能祛非唯不能祛也又從以為之官守又遣宰臣歲  
致香幣每遇水旱災侵輒致虔告有所禱焉祈禳求其所謂福利者是  
果理耶成宗大王卓然以正道自任銳意王者之學燭理既明去邪  
勿疑既罷祝壽齋又欲登革道教大示正學之端大絕邪道之根以  
扶植一代之正脉而當時大臣韓明澮才識不明不能將順其美意其

議遂寢使正道不得恢張邪教復有所憑藉至今識者莫不痛恨焉

殿下龍興之初臺諫侍從嘗以此屢言而終不得蒙允 殿下雖欲因

循舊弊尚不念 成宗之遺意耶日者上院燒燔之會邪僧妖尼矯托

內旨誑惑愚民此雖不出於 殿下之官中而民或不能無疑於萬

一者誠以左道之根柢尚在於都中而邪正之分不能明示於萬民也而

况香火之供不絕於名刹祈禱之祀或施諸方外雖欲去衆疑而無群

惑其可得乎大抵慈愛之極必陷於私閭庭之內恩或掩義 殿下仁

孝之德出於天性常以奉順 慈殿者宜無所不至脫有 慈殿之所

欲爲而 殿下或不免苟從或不能以義救正則終亦不得為純孝矣

臣等聞詩曰豈弟君子永福不回書云懋敬厥德又曰其疾敬德方今

天災地異物恠人變加以西北有警天之所以警動 殿下者不一而

足 殿下何不濛濛異教扶植正道以應天心乎臣等遑遑汲汲惜

殿下之機會必以此塵瀆 聖聰者也若希雍之累錄功籍允湜之猥瑣

貪黷宜速快決而至今留難此臣等之尤所決望者也○禮曹啓曰

各鎮堡權管軍官等捍禦之暇又令學文實是美意而四書小學及將

鑑博議武經孫子吳子陣書等冊印出分送平安咸鏡道何如傳曰可

○政府啓曰冠禮祭禮人道所關近來士大夫苟循習俗冠禮則專不舉行祭禮則家家各異累治莫甚允其制度載在禮文請自今申明令京外並依五禮儀注及朱文公家禮行之傳曰可○御夜對○乙丑

御朝講掌令任樞正言金匡復論昭格署李希雍李允湜崔灝金珞金顯等事不允特進官李長坤曰金顯居尚州慶尚道被薦者甚多多則恐未精也大抵薦舉拜祭之事其層太高物望洽足然後於國尊賢得體矣上曰今以被薦者不拘資級而擢用乃美事也若非其人則有愧於真賢者矣金顯之為人實不如焉則可於九品八品用之匡復曰臣居尚州知其大槩顯方有志於性理之學允事操心行之金安國為觀察使時謂臣曰顯之為人何如臣曰志則可嘉時猶年少鄉里之人則果不為推服○持平朴薰啓曰大司憲李沆居喪營產構家舍又造益船以取利不可為憲長請適之傳曰被論於同僚不可不適○御晝講○臺諫啓昭格署等事傳曰崔灝金珞金顯可適餘不允○吏曹判書李長坤參判金淨參議孔瑞麟等啓曰金顯事臺諫之論者蓋重其初除六品之職也然本曹亦詳問而擬之請勿改正

長未嘗尋見頓忘師傳曰朝於經筵臺諫言金顯雖有志性理之學而為第子之恩聞者薄之

顯少時學於州人之寒微者遂得開蒙及

六品則似過云其改六品而除其次職長坤等以柳雲崔淑生趙光祖擬大司憲望而啓曰弘文館闕員甚多若適光祖則弘文館之事亦爲虛踈然終日議之無可擬者故不得已擬之也 上曰然則吏曹參判金淨為可當也於判書之意何如長坤啓曰 上教至當但吏曹亦重地參判可當之人或赴京未還其代亦難得矣茲以初不擬之也 傳曰吏曹雖重地憲長尤重矣以正言金匡復擬禮曹佐郎首望而啓曰今方為薦舉試取此佐郎乃掌其事此為重焉必須人物可當者然後可也故雖正言亦擬之所以重薦舉之事也○以許硯為吏曹參判金淨為司憲府大司憲金匡復為禮曹佐郎權雲為司諫院正言金頴為司導寺直長史臣曰顯尚州人無他才能鄉里尚不推重金安國薦之為司瞻寺主簿臺諫啓曰薦舉人不可皆陞六品職當隨其賢否而差除乃降為直長大抵今之用人徒取虛名不取其實故沽名媒爵者坐得美官以虛名占高職如安遇者多矣安遇居草溪以貨殖為事其行卑矣又短於學術嘗為留鄉座首鄉人亦不推服江陵府使李允儉亦草溪人嘗聞遇為主簿曰五詳知遇之為人年過七十又無學術無一事異於凡人將安用此人以此見之遇之為人可知而國家待之如高

蹈不市之士識者譏之○丙寅 御朝講○大司憲金淨啓曰臣愚暗  
臨事茫然不知所為踐歷又不以豈堪重任乎臣之愚狂天意亦非  
不知也知臣之愚狂而置於重職其器因臣而有汚也 傳曰勿辭○  
御夕講○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吏曹參判許碗已赴京數三月之  
內未克還吏曹非閑地論議人物為重不可以闕請適 傳曰許碗初  
擬參判時吏曹啓以謂後月間當還人物亦合故擬啓云雖數月不來尚  
有判書參議不必改也餘不見○全羅道淳昌郡居前教授尹任衡等  
上疏略曰持平崔山斗所啓本道六月都會試官淳昌郡守俞仲翼以  
文廟從祀文忠公出賦題有儒生梁進渭製云孟軻戰國之談士兩程  
河南之黨儒仲翼稱善擢為第一為試官而不能表率使士類不知向  
方以此啓罷臣等以為考試時不以進渭所製兩句為是而取之於  
此兩句大加批抹又書其下云孟軻謂之談士兩程謂之黨儒可乎則只  
取其全篇大槩比諸作猶善於彼故取以為首而已山斗之啓以為專  
以此為善而取之今遽以是罷職非徒情理曖昧使仲翼負其平生所  
守不得無憾 傳曰崔山斗則以仲翼為非此疏則以為不非是非難  
定何以處之問于三公政院啓曰仲翼果不甚非也然以臺諫之言而



既定議今不可遽改 傳曰所啓果是勿問三公○丁卯吏曹以考功  
不職者直長金湜奉事李崇禮副奉事全邦佐別坐芮蘭宗宋任韓遇  
叅奉權鎬等抄啓俱罷職

八月戊辰朔弘文館副提學趙才祖等上疏曰道惟一而德無不明治  
惟純而國無不理不一乎道不純乎治則二而闇雜而亂一純二雜罔  
不原于是心故正厥原通微溥顯克一其居而政化惟純德著而國昌  
迷厥原熾枉沉闕二三其守而政化乃雜德滅而國亡始雖幾而順迪  
所止然操舍靡常君子猶慮其終况不慎夫心幾事微而混邪以淪  
其原乎是以古之明王順乎天而知微信乎人而知彰履道于一持治于純  
廣運懿德允悼皇政昭明之化留無不格陰陽暢群生遂無小邪孽碍  
於其間逮乎下衰上寡寅恭精一之學下乏謨明匡保之識道不協極  
政罹于咎率由荒駁遷蒙延惑罔厝于正間有美資之主懋導其道而  
庸惑於異端懋循其治而式陷於詭說心既昏迷德日頽僻體道教化  
罔有休臧民則莫中下情底違乖戾于天二氣閉鬱灾沴作而萬物不  
蕃甚者溺信邪教諂事敬奉匪神而致誠匪鬼而致祀不惠于民不孚  
于天而反祈禱報永命於冥邈無稽之甚其亦陋矣今昭格之設載敷

道教訓民于邪憲憲趨奉泄泄謬悠邈乎顯顯之義瞭然詭妄之象  
實君心邪正之分政化純雜之由上帝喜怒之幾王政之所可剔過者也  
茲教之奉雖在間氓聰明而作元后者固當明禮眎義克闡大道俾迪  
正方而用保其極乃反尊置司立官以奉述醮以事敬之如當享之神  
祝禱迷繁陰鬼釀奸是乃后猷無令下民焉式雖其奉若典常表覈于  
邦昏不燭理而趨好乖張乃黎庶之常難保於薰化矧導之以虛誕之  
教而驅一世於詭怪之域耶噫民無常德德于君化其於奉天帥下化  
民以躬之義為何如哉朝廷是念是憂志切祛邪意專植正論將在  
斯動餘旬月始自大臣論極臺諫其在待從亦陳懇至此一國臣僚祇  
新自勉共惟大道拭跂德音而天聽猶邈然棄剛懷柔徊徨顧戀不  
即勇斷乎感否阻君臣二致而上下各有所德如此而欲其扇大和浸  
淳風俾百僚豐豐於善顧不難哉帝王所以篤化美俗帥衆而為善  
者不過循其公論而不奪其情也攸敬厥心無謂民小敏勇果斷務循  
物情夫識是非謂之聰察邪正謂之明不能移惑謂之剛確然無疑謂  
之斷允此四者皆人主之用不可一日離者也存之以無變則其於應事  
接物儘無混淆並容達回之病矣 殿下其有是耶且道家之設幽無

所證明無所據衆所洞灼而 殿下尚滯膠牢拒必以 祖宗為辭  
祖宗果信奉若是歸之則是彰 祖宗之過而無禮因循偶存而歸之  
祖宗是致累乎 先祖而無敬無禮人所不敢在麗季教化不諒人服  
異教踵訛襲謬式至今日政 殿下澄滌汚染之時庸何以遲疑 殿  
下寅畏天命祇懼丕基孜孜學問進進德業奢華流蕩之作無滯丁志  
虞夏皇王之道探究體認允所以抑訛類拔正道者靡用不極而獨此  
一事唯蔽 聖明將涂而復信欲革而還疑大失乾剛精粹之德臣等  
猥恐 殿下之心其於精一之功或有所未至也一則直方而守義理  
之正精則粹白而辨邪正之分用之於身而道明施之於事而政善惟  
左維右罔有不一之功苟或未盡邪念潛藏引類暗長群妄抵隙以  
起衆疑朋興而集而側媚邪佞之徒又因緣交締則將來之禍有不可  
勝言臣等政為此懼焉 殿下何惜毅斷以疑鬱群情耶人氣鬱則天  
氣亦鬱鬱而生戾暢而生和故救災之方暢開群情以和天心允悖道  
害政之恨鬱人心者必剔祛而慰悅之人氣自然和暢天無乖戾之作  
矣若下有違道之事則天用怒乃降災異故應災之道莫若順天理修  
正道和人心爾臣等固非故引此為言實有是理願 殿下潛思默慮焉

嗚呼王道不可不一而王政亦當惟純一而正民志定純而簡民易從  
天地之道亦本乎純一而運四時亨萬化無非一氣是以聖王欽則天  
道道積于一立政于純應接施為統貫一理乃克建皇極伏願 陛下

學而明心明而精一毋惑於異端毋陷於詭說克從一德化民于正則

王道幸甚趙光祖所製 ○黃海道兼津康翎等縣地震○已巳 受常祭

聽啟覆○荅弘文館曰昭格署在 祖宗朝亦非所以誠心崇奉但其

來已以不可遽革○御文講○臺諫啓昭格署李希雍李允湜許琬等

事憲府又啓曰稀蹄守有嫡女子妾女子以妾女子將嫁今戶曹正郎

尹演而嫡女子則許歸于進士姜應及尹溪等第即以嫡女移嫁尹溪

而溪亦甘心為嫡婿請皆罷黜崔灝既以不合於刑曹才被論逆而乃

授以同品之官况成均館重地尤不宜處也請適直講諫院啓曰兵曹

叅判韓效元所向不明前為承旨時亦有物論請逆之鳳山君乃臨

瀛大君之繼後也而不造祠堂推問入啓而乃 命棄之下人疑

上之偏私也請論如法傳曰稀蹄守尹溪等不可遽罷當推訊而罪之

鳳山君雖不罪之亦有知懲崔灝若合師儒則不必適之否則可逆餘

不允史臣曰初稀蹄守以嫡女將適進士姜應以妾女將適尹溪婚約已定

及尹溪登第取其為稀蹄守妾婿乃曰若以嫡女適我則可不然所當辭也稀蹄守不得已以嫡女嫁之反欲以妾女適姜隱隱拒之稀蹄守強之隱呈訴于憲府竟不為稀蹄之婿溪與隱俱有才名故稀蹄守欲以為婿及溪先隱登第恐溪之不婚反以嫡女與之稀蹄無識不足責也溪粗有學識而忍為此事士林非之者以矣以禮論之稀蹄守既以嫡女定約於姜隱妾女定約於尹溪婚禮已定夫婦之分已明不可以私意改之而溪卒娶其嫡女是奪隱之妻也其心陋矣憲府因此論稀蹄守尹溪兩失於禮請皆罷黜上從之今因詔獄推鞠使離其妻○庚午御朝講上曰近間年老可以致仕者自退可也而或見沙汰國家待士亦似不厚領事申用漑曰其人自退則果是美事若不可棄之人則自有公論矣家窮而無所於歸為祿而仕亦豈無之若此者雖其人物不關於有無而國家棄之似不忠厚也或除閑官使不失祿亦厚意也上曰檢職之法其不可行耶用漑曰如此則官爵亦為猥濫資窮者必陞堂上堂上亦多此雖無用亦似太濫故以為不可耳且彼今雖年老而無可用者前日為國家事亦多為檢職而使之退去亦非厚意參贊官金正國曰宋時士大夫有至七十而不肯致仕者其時有議使

之考籍告老有一宰相云此非優老勸功之意也若如武士膂力方強之時用之邊方而其年老使之告老則其方在邊方者以為他日我亦如彼也率不勉勵焉是議不可行也朝廷從其言且大明會典所載有老人致仕規模無職務而只假其虛銜以遣之其中最有功勞者給半俸可以食其妻子故其人之退去亦易今亦考之而如此為之則可也用漑曰給俸固善矣如我國則俸祿不裕方仕于朝者廩祿亦有所不給矣且其退去者非一二人雖不可盡與之俸而擇有功勞者以與之然勢不可支且其為檢職者亦似迫逐以遣夫人之心皆以官爵為重不能棄去而一時立一定之法則不可也又曰近以考功不職而改正者多矣此不必能於職事故銓曹如此為之然若幸有謬誤則亦有弊矣大抵如此事不可屢為之也持平金湜曰該曹如此為之而若又生疑則不可人物進退本政府之任政府當責於該曹而該曹之所為乃反疑之則該曹亦不得為之今之百執事之列其不能職事者必多近日見罷者皆眾所共知者也若又有疑之之心則不可用漑曰政府固當責銓曹以考功之事考功之後亦慮其或有謬誤者不得不爾不可但責其考功而已 上曰吏曹考功之法蓋非近來所為為之固當

其中若有謬誤者大臣糾檢亦可金湜曰人君當如天道之無偽九事  
一出於正然後可也且天之於民不能自理故使之立君以理之人主  
苟知天立君之意則凡非邪之念左僻之道至如祈福邀壽之事皆無  
得以干其間三代以下只信其祖宗所傳舊業而不念立君之意故私  
意行而左道興今 聖學已至高明立君之意已知之矣非獨於左道為  
然凡進退人物下既以公論啓之則上亦當公心而聽之今昭格署之  
左道當革李希雍之功臣可削李允湜之貪汚病民不可不罷等事若  
公心而受之則皆不可不聽深念上天立君之意請速斷同知事金淨  
曰人君之道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金湜所啓之言其有期望  
於 上者大矣古云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今所言蓋欲吾君  
與天為一也人君小有偏私之念則萬事皆誤矣昭格署祈禱之類萬  
一或有此理苟至公無私則不可或存之也况萬無此理乎前代累習  
不可因循又遺於後也此乃當革之機請毋留難權雲啓前事金淨啓  
尹漢事○右承旨金正國啓曰咸鏡北道兵使狀啓住張哈叛逆事  
上御恩政殿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申用溉右議政安瑭入侍 上曰  
住張哈叛亂如是城底野人實我國之藩籬若見侵於住張哈不得居

接則豈不可虞乎欲聞卿等之議光弼曰在外與諸知邊事者議之皆以為難處若有兵力則當示之威武然後可也吾都里順服於國家而為之藩籬者邊將見其為住張哈之所侵而不為之救是亦損國威也今議之時年少武班之之人皆欲一示國威而特未敢形言爾然臣意國家近來兵食不足兩界凶荒近年尤甚今雖用兵住張哈之擒來未可必也萬一失利張哈之聲勢益張尤為邊患國家又不得已聚他道之兵以禦之將為國家之大患矣莫如今邊將別示矜恤之意於吾都里而軍糧軍器之備令戶曹兵曹別為措置以待邊報而議之可也用漸曰住張哈之勢必不聞朝廷之命而自戢矣今若慰安吾都里曰國家將問罪於住張哈汝勿搖動云而其後張哈又侵吾都里而國家不能問罪則吾都里必不信服矣臣竊欲使邊將曉諭住張哈曰汝不自戢則國家將問罪於汝而汝兄莽哈亦不得保其首領云矣但張哈雖聞此言而亦如前叛亂則國家又將何以裁臣則了不知邊事意則如此而未知其善策也安瑋曰臣尤未知兵事大槩之意與光弼用漸無異也但臣意以為如此有邊事之時則邊將必須各別擇遣今北道兵使申公濟雖長於治民且能射而必不及曾經其處兵使之有威望者



也 成宗朝平安道有事李克均年年入歸者以其處野人等素愜其  
威故也今若亦別遣前日曾經北道邊將之有威望者則甚可也光弼  
曰每每適邊將亦不可也若遣重臣巡邊則吾都里等聞之亦有恃而  
不為逃散矣且有一事兩界軍士以取才事退計十年之後盡集于京  
甚不可也令其道兵使一切取才使之防禦而給其祿俸可也雖以京  
中之人擇入豈如土兵素知其處之事乎 上曰此言是也且近間平  
安黃海道連年凶甚軍糧之事豈不可虞乎○傳曰巡邊使速遣與否  
更問大臣鄭光弼以為不可輕率申用漑請於來月初發遣安瑯請速  
遣 上從璠議○辛未 御朝講 上曰此云帝問沆以治道所宜先  
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若誤見而嫌於新進不以登庸則於  
用人之道為狹雖舊人亦豈無輕薄者乎參贊官趙光祖曰當其時司  
馬光范仲淹等亦皆新進之人以此人為新進而不用則豈望致治乎  
凡人無遠慮不知事變而徒為輕薄者則果可擯也若於新舊之間較  
其才德而同等者則宜先用舊臣也 上曰不可偏也先祖曰以言事  
為輕薄而逐之則將杜言路而朝廷索漠矣見人之容貌言辭而參以  
實行則知之似易知事崔淑生曰強欲見人之是非此亦弊也以剛銳

進言者 上以謂浮薄固不可為相者以此為浮薄亦不可領事鄭光弼曰如年少之輩不知時異勢殊欲為其不可為之事則為相者當矯弊而已持平朴薰正言朴閔卿論李希雍李允湜崔玉皓鳳山君韓效元及昭格署等事 上曰玉皓可適餘不允○御夕講趙光祖曰為學不可一時或慢也如論語一章一句皆有真義能著功恰得則自此而治化出矣若悠悠茫茫徒閱過而已則歲月不可復還元時與機不可再得當孜孜矻矻日新不已也但今出入傳啓之事浩多無奈有妨於聖學乎頃於 聖念每自沉潛近日 主上有志於學問久矣今可施為治化徒學而不施於用則為無用之學也臣恐無奈不能有所振作乎○臺諫啓昭格署等事不允○壬申 御朝講大司諫尹殷弼執義尹自任論李允湜李希雍韓效元等事 上曰奉常寺官負當捍差允湜其流之餘不允○御夕講崔山斗曰東萊居李春茂以隱匿公賤之罪將全家徙邊而其妻宋氏乃孝女也女必從夫雖孝女不得不隨歸則以孝女而入居為未安原從功臣子女猶得蒙宥而減罪况孝者百行之源乎 上曰此事其子再度上言而該司防之當更議大臣○臺諫啓昭格署等事傳曰效元其人物則非不足於參判也但判書病參

議將赴京今有邊事果廢事多矣可逆餘不允史臣曰初效元嘗入侍  
經筵乃曰人之賢否辨之甚難自以為賢者未必皆賢也衆以為  
不賢者未必不賢新進之士聞而非之及效元為都承旨特亦於經筵  
啓曰比來災變荐仍今當秋節弘文館墻外梨樹開花然梨樹所在距  
弘文館頗遠弘文館官負皆曰館墻外若有此災則臣等當先啓焉而  
效元誤啓之未知其心之何以也以此益疑效元之心嘗欲駁之而不  
敢發及為兵曹參判諫院論之曰所向不明 上亦允之時議或以為  
效元之言適出於無情諫院不當論而論也○傳曰史官將萬世公論  
所任至重無奈可備三望乎其以此意問于三公○全州居生負鄭仁  
復上疏十條其一曰祭祀不誠其二曰軍額未精其三曰俗尚奢侈其  
四曰田野荒蕪其五曰災傷夫正其六曰貢賦不均其七曰雇工違法  
其八曰驛路彫殘其九曰習陳乖令其十曰學校頽廢○癸酉 御朝  
講大司憲金澤司諫金希壽論昭格署李希雍等事不允○忠清道觀  
察使柳雲拜辭 上引見謂曰生民休戚係於守令守令黜陟在於監  
司守令之不恤民隱者多而學校頽廢有甚於昔時學校風化之源也  
往哉盡心柳雲曰今其往也還期甚遠臣有區區所懷而敢達也伏願

聖學日就高明孜孜求治慎終如始略無間斷上之即位已十餘年于茲人情善終者蓋少此魏徵十漸之疏所以作也近來災變之生多矣大槩不過君子小人之分妾婦之間邊圉之警茲三者而已且於用人之際善人固當拔擢用之然雖善人當歷試而後用之其黜退者非大不容於物論者雖有所失而人材有數亦須斟酌上曰所言甚當予當留念○三公以李春茂妻宋氏事議啓曰以法計之則以其妻之故而不罪其夫不可也但今方以孝理國之時而宋氏之行大有可稱者以全家徙邊以下之罪罪之亦可也此又非常用之法特一時所為耳又以史官備三望事議啓曰上教重史官當矣然其本館秘薦亦選也必備三望則恐尤不能精擇仍舊為便傳曰可○傳于政廳曰吏曹本源之地所當重選也參判許碗以赴京故適以若無可當於是職者則予欲授趙光祖其於銓曹之意何如判書李長坤等啓曰吏曹雖本源之地弘文館亦甚重地光祖之學問異於常人亦須在經幄論思之地不可濇也金克愐亦可為參判○以金克愐為吏曹參判金璫為為兵曹參判李沆為刑曹參判柳庸謹為弘文館直提學柳灌為執義金希壽為典翰丑自任為司諫具壽福為副修撰○甲戌上御慶會

樓下餉宗親承旨金正國曰近日久不接見宗姓今日之餉真盛事在朝之臣亦令輪對以陳懷抱况宗姓宜與國同休戚者乎今者上方留意學問以期興治故宗室之人亦欲不玷祖宗而為善者多焉如時政得失或上躬愆過令陳所懷且宗室之人或陷於罪辜至於囚拘此雖王法之不得已亦所當憐憫今日自上命進于前論以不做非事勸勉飭勵亦可上曰可詩山正正叔進曰臣幸於今日得奉至尊欲達所懷因於袖中出短軸一封並小冊一編以進上覽一遍了令達所懷正叔曰臣所欲陳者但為學之道耳臣觀朱文公上孝宗封事一章最為切要臣雖懇懇以言陳啓必不能過於此故乃敢成編以進夫為學雖造次顛沛不可或離近日御經筵亦可謂勤矣然經筵夜對自有巨式有時於便殿召經幄侍從之臣相與講劇如是然後可以致誠正之功也凡人與朋友相對問難了無所疑然後相與發問以質所得則其學日明矣為學當須正其衣冠雞鳴而起沉潛反覆猶患其難明况人君一日萬機其為學不能如儒者之專一昔宋之諸儒或築室山房以講明義理之學而然其未盡處尚多為人君者尤當孜孜不已允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常自體念今方汲汲欲見治化而求賢

如渴然而即位十有餘年治效未著大抵人君於好惡是非分明以示  
也人望之如日月之光則誰不達其所懷乎聞今者經筵侍從之臣允  
有所陳不能一切正直啓之而多有權變之辭此非有計於禍及其身  
必有所顧望者未信 主上之心而然也且聞輔養元子令大臣輪次  
往侍誠非偶然也然大臣任重事煩豈無未及處乎臣意謂宜擇方正  
端直之士日侍左右則不必讀書然後謂之學也凡飲食衣服言語動  
靜之間皆有為學之方若令正直之士日侍焉則不期學而駸駸焉入  
於正矣古人尚有胎教况有生之後知隨日長耳聞目見自爾成習若  
於幼少之時所見無非善事習與智長化與心成甚至七八歲既入學之  
後則教養當自有法雖未及七八歲勿曰稚幼而培養之方當無所不至  
也聞元子天資異常夫雖困而知者及其成功則一矣况乃生知之質  
則其學尤易元子一身宗社所係臣意謂當如是培養也且近年臣入  
番巡恩殿或有所聞見前者殿內未便之事雖堂下官皆許直啓近則  
廢此法故若堂下官則雖見未便之事必待提調而後僅得啓達其間  
豈無漏事五爵既畢乃賞賜有差○上命詩山副正勿退仍傳曰觀爾  
上章又聞爾所言已知爾懷抱而猶未見爾所上之冊及見之則甚切

於為學以宗室之人有志於學如是予甚嘉之庸賜書冊以勸勵之乃  
傳于政院曰問于詩山副正以其所難得之書題給○臺諫啟前事  
不允○詩山副正上疏曰臣經廢朝以來每見朝政得失之機欲效微衷  
之所有而以冀補王政之萬一者有日矣然臣以宗室微裔位不在言  
責之地而又畏天威之嚴赫而不敢言者有日矣去年冬值朝廷君子  
小人進退之期而不勝忠君愛國惻怛之誠敢盡庸陋卑側之懷以犯  
日月之光且願賜面對以罄章疏之餘意適丁國家有事而不得遂犬  
馬之誠鬱鬱含懷不得自舒但撫膺歎指天自悼耳今幸蒙賜以接  
見宗室得忝末班以奉天顏臣非不知今日接見宗戚之時冒獻微誠  
之為過然而臣之見 殿下唯此日而 殿下之見臣亦唯此日也故  
昧死以瀆 聖聽臣自念天下古今唯一道古可以行於今今可以達  
於古臣之謨議不及聖賢而敢為自說以瀆天聽不如因據聖賢之言  
而達於 殿下故書宋朝朱文公上孝宗封事裝續以進臣恐古今治  
亂損益異致而臣所上文公封事不得補方今政令之得失然皆所以  
正心修齊治平之道也正心修齊治平之道豈古今之異哉若 殿下  
誠能沉潛此書日省月新而有一朝豁然貫通之明則夫與治撥亂隆

替損益之道自其中出來矣伏願 殿下置諸座側念念在茲而不釋

焉則庶幾有補於 聖德之萬一 殿下賜以一問則臣雖愚暗猶有

所盡伏願 殿下留神焉○黃海道海州地震屋宇掀動○乙亥 御

朝講說經沈達源曰詩山副正果嘗著功於學問者也夫宗室之人與

社稷同休戚俱存亡者其忠君愛國之心尤必眷眷不自己也擇有

學術者令輪對陳懷果美事也 上曰昨見詩山所上封章在宗姓能

如是者為可嘉故予命賜以書冊矣但輪對事前亦議之不可擇而入

對又不可以限品且見一人有學術而不可盡令輪對也○御夕講○

臺諫啓前事諫院又啓曰漢城府判官金漢老不合於聽訟金堤郡守

金瑛甚為昏暗金堤巨邑不合臨撫請俱逆之錦城大君孫連長前亦

上言雖不可遽復其職其欲得崔氏奴婢以為資活崔氏乃錦城之妻

也錦城在 祖宗朝雖被罪今不必追論古者罰不及嗣罪流於子孫

非王者政也連長今居清州為賤役夫親親而後仁民自 上而特令

許通則豈非王者之美政傳曰金漢老正科出身之人豈至不得為漢

城判官乎連長事當問于三公餘不允大且等議連長事曰今不可議

使不及於御寒 上命禮曹給布 穀田結奴婢以為產業而復其元 ○丙子 御朝講司經李認曰此云



李繼遷嚴於御下賓禮儒士夫儒士待之如此然後可激其志氣也我國設鄉學於外者皆所以重儒術校生學徒允遇使命之過與吏卒賤隸同行逐隊奔走迎送於車塵馬足之間在校生雖不當自尊而以儒冠奔走迎候於道路甚不可儒者行禮當於學宮不可行於街路也侍讀官丁玉亨曰近有邊釁而兵馬之事虛踈臣見軍兵有馬者少雖內禁衛馬價甚重故不易得也國之設牧場為軍馬也今若有事豈遽以牧馬而乘之乎如雌馬則為產育也雄馬則虛老於牧場宜出而散育於民間也 上曰散牧民間可也而有司難馬領事申用漑曰箭串牧馬冬則入養於諸處至春復放人心奸詐盜竊者多故不得已築場然上等之馬則其直可受綿布數百匹而只徵牧子三十匹盜一馬而可償三四馬之直此使利其盜出者也其初立法以為若被真盜則過徵為贖昧故也然於此益生奸偽年年築場京畿之民受弊甚多築能完固則可以以支如沮如之處其底填石覆以土完築一年雖小畢役而再年築之期於完牢則其後民可休也掌令任樞曰為設牧場禁民耕種臣為禮賓僉正時往審種桑之地多有起田處問之內園頭云自有法供內園頭之設不知何為也 上曰內園頭之設其來以矣蓋用以薦

新也○臺諫啓昭格署等事不允○丁丑 受常然 聽啓覆○御夕  
講○臺諫啓昭格署等事又曰巡邊使在廟筭皆曰可遣臣等不可容  
養然各有所懷不可不達北道連歲凶荒邊儲空虛今又早霜將失收穫  
時無形跡而遣大臣非徒貽弊一道若往而未克刷還前所被搶吾都  
里則城底之人无所失望住張哈見大臣之來巡而益生逆謀且已差  
下而徐為發行在彼以為大臣將來而終不往則疑亦失望不若不遣  
傳曰巡邊使事問于三公餘不允○大風○戊寅 御朝講○御輪對  
○以李自華為禮曹參判孫澍為京畿觀察使金鏐為司憲府執義蔡  
紹權為司憲府掌令○臺諫啓昭格署等憲府又曰京畿觀察使孫  
澍今日受點澍之為人其持身有可嘉尚者但其器局暗弱不合方面  
之寄請適傳曰孫澍則雖以為不合方面然其持身可嘉則今方之人  
之時不可適也餘皆不允○太白晝見○慶尚道昆陽泗川等官地震  
○己卯 御朝講侍讀官閔壽元曰此書言天書之事以今見之有若  
兒戲然也其初王欽若之設計只欲直斥寇準而真宗無學力有私心  
故終至於矯誣上天然帝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且之取重於帝者如  
此但旦有宰相之度而無剛果勇敢之氣節故不得力乎其失使帝

竟尚此虛誕之事且之失大矣故古人有以失節馮道比之蓋以媚世苟容也且終悔之遺語其子曰削髮以歛之且亦自知其不得正其終也同知事李惟清曰小人見隙而誤之人主好尚不可不謹我朝世祖好佛梁誠之為大司憲率僚下拜佛非不知拜佛之非也以世祖方崇佛道故畏而不得不爾領事安瑋曰臣聞來十五日有儒生殿講是回宜矣但是日即秋夕俗稱二名日如正朝端午秋夕士大夫有親者奉杯酒歡娛以悅其親無親者上塚展祭今上有慈殿而每懼宐變且為慈殿所禁雖遇名日不舉進豐呈之禮如此俗節奉爵於慈殿非不可也儒生殿講亦可退行上曰可○御夕講○臺諫啓耶格署等事憲府又啓曰李自華今為禮曹叅判夫禮曹掌禮之官司教化之任自華無行守喪不謹此人豈能任化率之責乎刑曹佐郎李英符今兼春秋館此人不知向方夫是非分辨然後能為史局之任苟非其所記多誤請並適之諫院又啓曰李自華既不好古器局又不良禮曹方有重事指薦舉不可冒處請適之富平殘弊已以故請擇遣李堯前為昆陽郡守不能居職請適傳曰李自華不得為禮曹叅判乎餘並不允○太白晝見○庚辰御朝講○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

辛巳 御朝講侍講官丁壬亨曰此書云 帝過西京謂諸陵帝之謂諸陵未久而今又展拜此則因封禪經過而謂之非誠也今者自 上遠陵則時不展謂古語曰霜露既降履之悽愴雨露既濡履之休暢近者雖以災變而未能行其展謂之禮然宣陵則可數拜領事申用漑曰古云無豐于昵豈可獨數拜於宣陵耶英陵自即位以後未嘗一拜此以程途最遠必至經宿民弊為多故也然亦可一拜古者先大廟而後陵寢今則拜陵亦不可廢也 上曰近年以有弊故遠陵則時未展謂但不可計其弊也獻納魚冰濬曰魏野林逋之不至無乃有深意乎當時小人用事作為虛誕之事不能匡救其失故有見於此而不至也林逋有詩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會無封禪書深有意思真宗若用此人則必無荒誕之事然已陷於欽若雖有賢人不得有為矣用漑曰漢武以蒲輪迎申公不為不美而力行一言不合於心則遂還遣之如此則雖召至亦無益國家當不事虛文也 上曰真賢者則親屈萬乘之尊亦不為卑以我國言之雖不能如此既令薦之要用賢士近以盧瑋為賢而纔陞一階反謂過而降之此亦不可用漑曰三代以後名實皆當責寃若超陞而不副其名則可還降今世之事須致詳於名實之間

不究其實則賢否竟混所謂薦舉者豈無瑕疵一人薦之豈知其賢乎  
臣意以為無如責實說經沈達源曰薦人豈敢忽乎若以薦舉者為徒  
有名而已則初拜六品亦不可也史臣曰申用溉名實之言未為不可  
而達源難之非矣達源曾為史官書史失實嘗書主簿安遇之事曰遇  
居鄉有濟民之心故以所儲穀春散秋斂專為利民不為利己同時史  
官笑而改之獻納魚冰濬持平朴薰論前事傳曰適孫澍李完餘不允  
○傳于政院曰柳沃前為評事以知其道之事故今授鐘城府使而沃  
又上言請留而不許但今方以孝理國親老而無他子女者與內地守令  
相換事問于三公且親年七十以上者勿除三百里外守令法也而僉  
使萬戶則子與守令並稱然法當均施僉使萬戶有老親者亦當不遣  
乎問于三公○御夕講○三公議啟曰柳沃事若遣此人則治民防敵  
皆得其道親年非七十則亦外於法然若無弟妹而其親有病則當自  
上處之也僉使萬戶則人物有數防禦可當者則當遣之然其無兄弟  
姊妹而其親老病者則或自上可用恩典也傳曰柳沃事政丞不顯言  
其意然親年未七十不必更議餘知道○壬午臺諫啟前事不允○癸  
未 御朝講掌令蔡紹權正言權雲論前事紹權又曰禮曹主禮樂文

物之地而察判李自華守喪不謹不可在職請速遞之權雲曰守喪不  
謹則非他過失有累人倫固不可處重選大抵今之人守喪飲酒者恬  
不為恠食肉則皆驚焉而飲酒則專不知恠臣之意飲酒食肉固一般也  
凡人飲酒則忘憂豈居喪哀戚者所可飲乎此風不可長也別為傳旨  
曉諭中外何如 上曰李自華果若不謹於守喪為禮官似未便可遞  
且喪中飲酒食肉一般如此之事法司所當糾察餘不允○兵曹判書  
柳聃年以咸鏡南道節度使鄭仁謙啓本啓曰此東古乃者壬申年作  
賊於甲山地面其時黃衡不能制之今出來田獵云若然則此虜不可  
不擒請召大臣議之 命召三公及知邊事宰相等與兵曹同議鄭光  
弼等議啓曰東古乃者虜中最跋扈因此虜跋扈而莽哈住張哈相繼  
而叛此虜乃亂之根本也若出來近境則猶可以計擒之但誤擒他虜  
則邊蠻將大起必如 成宗朝許混生事於平安道也李長坤曰南道  
人皆欲擒之然則其地人聞朝廷欲擒之意必輕動妄舉今欲擒之當  
遣將帥率四五騎二三軍官單騎急趨抄發士兵若干以計擒之此事  
不可委於邊將當遣別將以圖之傳曰可於是三公即與吏兵曹判書  
等僉議以李之芳名書啓曰此人有謀略且強勇請及明日遣之傳曰

可光弼啓昌之芳卒然有遠行其衣服可命賜給傳曰可○臺諫啓前事  
不允○政院僉議啓曰防禦使李之芳明日出遣事已議定此甚難處  
之事若不能善處則必生邊釁當於明日朝啓後命三公與兵曹判書  
於○上前商議面命之芳何如傳曰可○太白晝見○甲申 上御思  
政殿引見防禦使李之芳於是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安瑋兵曹判書  
柳聯年亦在命召副提學趙光祖適以肅拜詣闕聞將遣防禦使以為  
不可輕議 上即召入光祖曰此廟堂大臣與知邊事宰相業已詳議  
而處之者非如臣迂濶儒者所得輕議也然此機會似小而實大臣恐  
邊事將作是為之兆東古乃之有罪與否則未之知也但帝王之舉動  
在萬全必須理直然後事可舉也今者東古乃無有心謀只為獵獸而  
來我乃邀擒於不意如此等事邊將雖或便宜以處亦為不可若由  
朝廷自行盜賊之謀遣宰相為掩襲之事於義為何如乎若擒之而非  
東古乃則其為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雖真東古乃而若以為有罪則  
當興問罪之師也今非梗於邊境而潛師掩擄是誠不可雖遣將而不  
得擒則胡人必不信於我以為詐謫也 上曰斯言是也若東古乃今  
來擾邊則擄之猶可也但因山行而來行盜賊之謀而掩擄為何如哉

光弼曰此真儒者之至言也但自三代以下處置邊事不得一從帝王之道也今無乃可遣乎光祖曰兵機亦在於一心而已古昔帝王之待夷狄得其道者不必親履其地而後知之然九事皆不過仁義而已且今年北方早霜農收車歉如遇邊患必不得制也王者之待夷狄當實邊寬民使不生事而彼若先事擾邊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徐與問罪之師固當於理也然猶審度我兵力不可輕動况無名之舉乎雖曰住張哈可因此舉而自戢恐未必然也昔在成宗朝滿浦僉使許混潛擒山行之虜因此數十餘年邊患不息民罹其害成宗誅混以懲後來今者自朝廷遣大臣邀虜於草莽之間挾欺詐之術行盜賊之謀於國事何如臣恐徒生邊事重傷國體也聃牟拂然厲聲曰事若失處果可生事然古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若此之事當聽臣之言也傳曰光祖之言亦有深意事甚非輕不可輕動可更會政府及知邊事六卿而議之○大司諫尹殷弼司諫尹自任掌令李佑棻紹權獻納魚泳濬持平金湜朴薰正言權雲啓曰今聞朝廷急遣李之芳擒東古乃此事出於廟筭非人人所可得而議也大抵王者之待夷狄當以誠信東古乃雖於壬申年犯邊作賊而其時不即征討其後又不侵邊今出其不意而



擒之雖能擒而不可謂不生邊釁况不可必其能擒乎若不能擒則為患甚大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彼為山行無心而來我乃有心擒擄潛伏草莽之間出其不意掩襲之於王者之道亦大有虧損也傳曰防禦使不可遣之意與予意合當不遣也○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安瑭左參贊趙元紀知中樞黃衡吏曹判書李長坤戶曹判書高荊山兵曹判書柳弼年工曹參判尹熙平漢城右尹崔漢洪護軍曹閔孫等議以帝王之道則此乃奇謀也而三代以下一以王道從事恐不能也若擒東古乃則住張哈亦可鎮靜非徒此也亦可以鎮服邊方也東古乃入來之地本我土乃鴨綠江內地也每論邊將嚴備不弛勿使之入也而不能焉前者論以若入此者當論以犯邊之罪而東古乃今乃入獵此舉不為無名漢城判尹洪淑刑曹判書李惟清同知中樞金克成等議兵家有奇有正或用正道而問罪或用奇謀亦不得已也東古乃前向義我國而中背者也不無非焉今者遣將擒之非無辭也但其時不即擒今用偏師擒之則東古乃誠有罪焉恐無罪者亦橫被擒因此而致激邊患傳曰反覆計之今非犯邊只因田獵而來乃擒之無罪之人不無橫被擒擄光弼等又啓曰其時非不欲擒之而顧不能耳今若

擒此虜則莽哈之罪亦明

莽哈前日詠告  
東古乃之死

臣等之意如此然

上意已

定不敢更啓○元子自河城尉家入東宮○御女講○臺諫啓前事皆

不先○太白晝見○乙酉御朝講

上曰此書云畿內蝗死欲賀夫

有災則當恐懼修省其災雖殄尤不可以為今弭而放弛也此上文言

日食不應而群臣表賀者亦此類也王旦之言曰蝗出為災災弭幸也

又何賀固稱不可是言當矣參贊官朴壕曰是後數日飛蝗蔽天是時

若受賀則為天下萬世之笑矣然非王旦固止之則必陳賀也是故大

臣處事貴重慎也說經沈達源曰東古乃之有罪未知也但王者處事

當揭示光明之道若以誠動則無所不感焉

上能審機即聽光祖之

言而止之此甚得矣且人主之予奪雖微而當慎之遣李之芳賞賜甚

多此亦不可趙光祖曰李之芳可取人也若奸猾者則必窺朝廷淺深

焉見昨日有隆禮之舉甚可寒心昔耶律休哥以宋地牛馬之逸于北

者今皆還之曹彬之伐江南也期以某日將戰唯示誠信焉近日大臣

或云三代之事不可復也此言大有弊焉夫王伯之道先儒詳加分辨

在仲尼之門蓋稱五伯雖伯者亦猶借仁義而行之蓋雖假仁義而不

誠故云伯也今此之事亦不可曰伯術也專是詐謀伯道於王道甚卑

而又下於伯道豈不羞愧哉雖夷狄亦有人心若以誠動則無所不服  
焉若行是事則天亦是之而有陰助焉方欲行王道而豈忍為下於伯  
道之事乎 上曰大臣非曰不可做三代當有奇謀云耳領事安瑋曰  
臣聞鷹子下巢也恐熊之食故所巢之樹為拘梗之事以防熊之上也  
胡人見其設具知有捉鷹者來潛伏待之擄掠而去然邊將匿不以聞  
李惟清曰取巢鷹事甚有弊焉其初取雛也纔拊卵而無毛養之甚難  
而守令令民養之民間雞犬不得保畜此大弊也且守令托公自取者  
亦有之 上曰以為有弊故前已減之一道或存一二連耳雖減之恐  
守令取之如舊也○臺諫啟前事不允○以金克成為禮曹參判韓效  
元為京畿觀察使金楊震為寧海府使史臣曰今之臺諫若有忿怒則  
輒駁其人故臺諫之論或不取重而被論者亦不愧恥金楊震素稱名  
流歷承旨大司諫但議論之際頗忤於新進故為承旨被駁見適楊震  
心不自安遂求補外乃除寧海此外之也○丙戌 受常參 聽啟覆○  
御夕講○臺諫啟昭格署等事諫院獨啟曰禮賓寺正金克恢庸瑣貪  
污又以非理爭奪他人奴婢非徒不合於長官不可存於仕版請罷傳  
曰昭格署等事已盡言之不允金克恢事予不知其爭奪之事然舊人

豈不得為禮賓寺正乎不可通也○丁亥 御朝講○御夕講參贊官  
金正國因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之語仍啓曰近見國家事政令  
不一更變無常民不信從以為變更不朝即夕其不信法如此且以不  
可紛更而不改弊法則是亦子莫之執中也政令不一近日尤甚當初  
極於慎重然後為可也 上曰今所言正中時弊近者纔立一法而有弊  
則即變之民不信從矣○臺諫啓前事不允○戊子 御朝講○御夕  
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司諫院大司諫尹殷弼司憲府執義金鏐司  
諫尹自任掌令李佑蔡紹權獻納魚泳濬持平余湜朴薰正言朴閔卿  
權雲等上劄略曰人主所以制萬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趨有正有  
邪心正則心不外馳而治未嘗不善心邪則心不主一而動罔不凶心  
之正邪而治亂分焉可不懼哉昭格之設其來雖久祇循前朝汚俗而  
祖宗偶未之覺耳 殿下不辨事之邪正必諉以 祖宗是適足以增  
其累耳非所以敬 祖宗也况 成宗欲革而見沮於韓明澮之邪議臣  
等常恨當時有君而無臣也今 殿下適追先志快祛因循之謬則亦  
可謂蓋前愆而光 祖烈矣李希雍已無寸功而乞丐參勲既非士大  
夫忍為况與尹璋等同是失節同是無功一削一不削豈非踰鑿之甚

臣等論執愈時未回 天聽此臣等誠意未至不能動 殿下也 殿  
下既不聽臣等之言臣等決不可在職答曰豈有邪心而不聽乎○夜有  
人射政府大門及諫院大門矢皆著門矢幹係書書不傳示人或曰書  
士類之顯揚於朝者指為亡國之臣政府諫院皆不以聞識者知其為小  
人謀動朝廷史臣曰有人於夜半以書約之矢射議政府門及司諫院  
門其書曰金淨趙光祖李紆韓忠金安國權撥柳仁淑申光漢孔瑞麟  
文瑾金絀尹自任鄭鷹崔山斗李清李若水柳庸謹奇遵張王金湜朴  
薰朴世熹李希閔梁彭孫等三十餘人變亂國政將危社稷明主暗於  
奸術大臣何默默安坐云此必被論失職之人深嫉一時名士百計謀  
陷而未逞其兇射政府諫院門以驚動朝廷也是時金淨趙光祖等遭  
遇聖上知無不言務欲進君子退小人以革當時弊習雖 祖宗法章  
少有弊端則亦欲改而新之其心本為國而已但用人之際其所與者  
則雖非大賢猶稱譽推薦其所不與者則雖可用之才亦皆擯棄故怨  
言大興嫉妬日甚人皆曰東漢黨錮之禍將必復生矣且新進之人彈  
駁太過老成廢棄者多故朝廷宰相皆有自危之心若不自保由是怨  
入骨髓時先祖最名重慕效者益衆年少之輩談小學之道至於動作

容止務欲中度不為戲謔之事挾性理之書者雖有名無實而指以為  
道學之人故文官及儒士所讀近思錄小學大學論語等書而已不事  
文藝之學而文章學術則視 成宗朝大衰矣○太白晝見○己丑  
御朝講執義金鏐正言權雲啓昭格著等事不允○臺諫辭職而退傳  
曰臺諫之辭駁人見聞昭格署非今始創其亟就職○御夕講○大司  
諫尹殷弼等承召而來又辭而退○弘文館副提學趙光祖等啓曰昭格  
之邪詆已於經筵啓之悉矣 上亦洞知其虛詆今不更言但此事  
自 上當自為痛革而今者臺諫侍從大臣朝廷皆極言之今臺諫辭  
職而退臺諫請革虛妄而未回天聽至於辭職恐累 聖德已往則  
已宜及不駭人聽而快斷傳曰若可變革則當即革之不可革之意已  
盡言之雖辭職不允光祖等更啓曰傳教以為予意已定不革云聞之  
甚可驚也大抵事之是者或可預定不若臨時適宜之為懿也此則以  
邪枉之事預定不變之志臣等在侍從聞此傳教不勝驚駭○太白晝  
見○庚寅大司諫尹殷弼掌令李佑等辭職而退○領經筵申用漑等  
啓曰今以臺諫辭職而不 御經筵其所論昭格署事是非邪正 上  
已洞然即宜快從令臺諫就職傳曰予意已盡言於經筵故不允○弘

文館副提學趙光祖等啓曰 經筵至重以邪道而至廢 經筵非所

以知輕重也今臺諫辭職是於朝廷無臺諫也前日臣子之信於 殿

下者至是不能無疑焉 傳曰 祖宗朝所未革去事自謂吾賢而改

之固不可焉光祖等又啓曰 祖宗時事一時謬舉子孫當改之亦可

以增光前烈况此特因前朝舊習不可曰 祖宗時事也以前朝之累

而歸之於 祖宗亦是不敬今而革之非自謂賢而改之此教恐非王

者平坦正大之言也○都承旨文瑾等啓曰傳教以請在 祖宗所未

革之事吾豈自賢而革之乎聞此教尤有不信主上之心有識之士甚

為失望夫臺諫之辭職已可驚矣而又聞此教尤可驚焉不聽所言而

令就職以不苟就○御文講 上曰弘文館以予之言為有弊予念吾

治豈敢上擬於 祖宗乎故舉此意以教之於人所聞何如而乃曰有

弊乎光祖曰自 上若曰吾豈敢自賢而改之乎云則雖大於此事者

亦不必先也儒者自幼志于學所學者必期於忠君今朝廷方為期望

而傳教如此在侍從知 天意者則已在外間豈知之乎○辛卯大司諫

尹殷弼等奉召而來又辭而退○壬申臺諫辭職○弘文館論昭格事

至於七啓不見○蒙古書啓曰朝鮮國王前建州右衛都督沙吾章惶

至於七啓不見○蒙古書啓曰朝鮮國王前建州右衛都督沙吾章惶

至於七啓不見○蒙古書啓曰朝鮮國王前建州右衛都督沙吾章惶

恐文奏何故前時正直年年 皇帝前服從行今子沙吾將我此衛

皇帝前服從愛恤味入又我沙吾將蠻人子同戰盜賊始作是故爾邊

地此邊來坐今於此坐故馬阿乙豆使送滿浦縣城文致奏達其條慈

心朝鮮國王 皇帝聖旨知道正德十三年 以上蒙古書辭也 啓下

兵曹○太白晝見○癸巳大司諫尹殷弼等奉召而來又呈辭狀而退

副提學趙光祖等五啓昭格署事不允政院亦三啓不允○領議政鄭

光弼左議政申用溉右議政安瑋等啓曰昭校署 上意以謂因循已

以然實左道虛無之事臺諫論啓而不得回天以其未盡其職故辭退

今者朝廷已無臺諫甚可驚也聽納而令臺諫就職傳曰曾於經筵卿

等皆知予意昭格署其來已以宜置之度外也光弼等再啓不允○藝

文館奉教柳希齡等進劄因啓曰臺諫累日辭職臣等之心亦有所未

安故敢啓答曰予所以對臺諫侍從之辭已皆知之矣○太白晝見○

甲午大司諫尹殷弼等承召而來又呈辭狀而退副提學趙光祖等五

啓不允○成均館生負權碩等上疏請革昭格署傳曰其來已以不可

革也○太白晝見○乙未大司諫尹殷弼等又呈辭狀而退傳曰近者

臺諫有所論啓之事則予莫不有所付度而嘉納之今於昭格一事至



此留難者予豈有他意而然乎比者臺諫無呈辭之事以故朝廷安靜  
今者累日呈辭至於累停 經筵予心未安且文武科試期臨逼予雖  
迫於事勢而聽之豈是美意此事若創設則已矣提舉以來之事而論  
孰至退試期則豈可乎卿等至此固辭予雖言之亦無益也就職而論  
之不亦可乎○副提學趙光祖等啓曰此事牢拒至是臣等不知天意  
之何如也臺諫侍從之意非他只欲吾君心術正而政治純也若昭格  
署只是以來而無所干於心術政治之隱微則其豈至此煩黷乎朝廷  
已無臺諫今至五六日豈合於事體乎且以此事而每停朝講是豈安  
乎○大司諫尹殷弼等聞教回啓曰臣等既不能盡言責不可曰吾爲  
臺諫而行之也今國試之臨逼勢適然也臣等豈故乘此機而論之哉  
唯其速適臣等為當仍呈辭狀而退○傳于弘文館曰昭格署其來  
久矣我朝 世宗成宗致治之美固非偶然而猶不革此非今創設不  
宜革之光祖等再啓曰設以 世宗成宗為大聖而其不革此者乃其  
大失也今若曰 世宗成宗之所不革而終不能革去則後嗣子孫亦  
必以 上為辭而其流之弊有甚於今日矣○藝文館待教曹彥卿等啓  
曰朝廷不可一日無臺諫也近日臺諫之辭職已久是無耳目之官朝

廷為之駭愕臺諫之言則只欲王道純一無雜臣等以微末史官固無  
言責而深懷鬱抑更來啓之傳曰爾等在侍從已知予不允之意不可  
改也○御夕講○副提學趙光祖等上劄論昭格署不允○丙申大司  
諫尹殷弼執義金鏐等又呈辭狀而退○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申用  
漑右議政安瑋等以昭格署事三啓不允○副提學趙光祖等啓曰下  
意已盡啓之更無所啓臺諫之辭職已以宜亟聽之三啓不允○御夕  
講○引見三公 上曰近日不御經筵故大臣之意不得親聞臺諫以  
昭格署事辭不就職以此監察猶不得署經而國試日迫矣昭格署一  
事一時快革則可也然不可徒以為快而輕改也領議政鄭光弼曰昭格署  
之為左道與否自 上亦非不知也今乃論啓不得回天以為不能盡  
職必不復就職也左議政申用漑曰 上即位之後大於此事者亦多  
聽焉若從此事則無弊於後世而為萬古美談也右議政安瑋曰 即  
位以後痛斥佛教革兩宗復昭陵罷忌辰齋內需司等事皆前日士林  
所望革去而未得者今已盡去而獨此尚存士林咸以為啓之則必得  
請故啓之耳況今適值試月臨迫而邪道且不可不革若速聽之則於  
聖德增光而國事亦得矣 上曰 祖宗朝事果有可改者然事事不

可於一朝盡華也○光弼等反覆論說 上猶不答○成均館生負權碩  
等又上疏論昭格署事不允○太白晝見○丁酉政院啓曰今者試日  
臨迫京中則可退而八道則未及論其退期外方必皆試取不得已將  
並罷榜也以臺諫辭而不為署經監察故罷榜云則乃大失人心之機  
也昨日引對大臣之時猶不分辨須亟快斷不允○大司諫尹殷弼等  
承召而來呈辭狀而退○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申用漑右議政安瑋  
右贊成崔淑生左叅贊趙元紀禮曹判書李繼孟戶曹判書高荊山兵  
曹判書柳聃年吏曹判書李長坤刑曹判書李惟清等三啓昭格署當  
革之意不允○副提學趙光祖等再啓昭格署當革之意不允○下臺諫  
辭狀而傳曰今見事勢臺諫必不就職昭格署則雖以論執可也而國  
試則王政之大事不可退也可適而於今日亟出他臺諫適命之下聞  
者相顧失色○趙光祖等又啓曰 命適臺諫甚可驚愕遽而直言之  
臣不知何以爲心而然也且承傳色傳啓必未盡焉請面對親聞 上  
之所以適臺諫之意傳于弘文館曰臺諫自謂決不可就職退而待命  
云國試不可退而臺諫則不就職此予所難之者非爲昭格署而適之  
以國試不可退故也予意卿皆知之雖面對更無加言之事光祖等八

啓不先○副提學趙光祖等上劄曰明主喜人言而不信已見暗君好自用而不恤人言喜言之效升於明昌自用之弊必底喪亡今者臺諫懋使 聖德以明 聖治以純論切引辭忠懇所激在所矜賞用恢乎感而不唯不即嘉納敢恣威斷排沮廷議遽退盡言之人傷挫士氣以兆危亡此乃暗主之所為豈料 殿下之平日學問而至於斯極也臣等不勝驚痛欲陳懇控乞賜面對辭拒不許慮或有機變請俾承旨親達聖聽又未獲允可此雖臣等無類素不見信不能少有容對是何殿下矜已自遂自不知陷於昏迷之域耶臣等遭逢際會各自新勵冀補滄埃庶躋 聖德正大治化光明以基東方萬世之業今日之舉顛倒謬妄大乖臣等拭跋之望情激辭憤不知所言臣等職分輔養 上所怒誤罪固自當政有失正義不容默論列之懷與臺諫無異而臣等獨不謹退守廷趨起有恧于中臣等惟念事貴不遠而復伏願 殿下特罷昭格之署並下責悔之教以暢群情以張士氣則國家幸甚下劄于而傳曰予意更無加言卿等以適臺諫為驚駭然予豈不計事勢乎退去不來之臺諫何有就職之理乎不有就職之勢則其將何以處之此予之不得已適之者也○以申光漢為司諫院大司諫尹倬為成均

館大司成金希壽為司憲府執義閔壽千為司諫任樞鄭熊為掌令丁玉亨朴世熹為持平崔山斗為獻納黃士祐權雲為弘文館修撰朴閔卿為副修撰

九月戊戌朔大司諫申光漢執義金希壽等肅拜後仍啓曰前臺諫邪正判然之事論執而自 上牢拒反命適之臣等雖就職必不能盡其責敢辭○副提學趙光祖等啓曰臺諫之意與臣等之意無異而臺諫則適而臣等則不逆覲面從事固無興心焉○傳于臺諫等曰國試之進退勢亦為難故命適臺諫矣今又不可如是紛紛也其各就職申光漢金希壽等再啓曰臺諫之所以不合司不呈辭者以自 上行其言故也若自上每能從諫無留而使臺諫不至合司辭職則此誠美事也若如此拒諫則臺諫豈苟處其職乎前臺諫欲革左道可謂盡其職矣而反 命適之何也臣等俱以無似承乏侍從有日矣近者自 上勤御經筵學問高明臣等之意 聖鑑其於是非之分雖其微處必能洞照而此昭格 署事是非判然必不日而快斷三公六卿侍從再再論啓而一切牢拒反教曰臺諫可適而國試不可退國試可退而昭格不可革也中外喪氣夫國試所以欲取士而用之也而成均館儒生等上疏而立關門之外已有

日矣志節之士或必不肯赴舉矣大抵迺臺諫衰世之事也豈意今有此事乎若能即命革昭格署而使臣等就職猶可行也傳于趙光祖曰臺諫弘文館雖曰一體臺諫則專任言責豈不異乎光漢等又啓曰欲人並立於無過之地者臺諫之職也今自上如有如此迺舉而臣等若又就職則其可謂臺諫乎反復計之不得自己欲有所省悟也須更斟酌使朝廷安靜可也今又未得蒙允臣等亦當決去就也○上御便殿副提學趙光祖都承旨文瑾注書尹漑翰林曹彥卿沈思遜等入侍上曰昨日弘文館請面對政事方張故不許之政事亦夜深而畢若知夜深而畢則亦可面對矣光祖曰雖面對更何有誠意可以感動上聽迺臺諫朝廷之大事而有關於幾微九事有遺弊於一時者亦有貽弊於萬世者臣等之意不可不達上曰大臣等以為若別試則雖退定亦可而此則式年不可退定云故如此也今更思之則予果失之光祖曰科舉則古之時或廢三十年雖退之或廢之有何係焉臺諫繩君之過失主一時朝廷之公論而以言貽格署事輕易適之安有若此之失乎人心一散則收之固難故古人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廢朝之時國之不亡者幸矣幸賴祖宗之靈而得保宗社然而誅戮正士不啻若草芥以此爭以幽默自全

為貴由是利源大開固有紀極及至于今人心初自更新如春草初孽  
當於此時復失人心則雖有忠直之士不能為之如何矣近年以來中  
外之人方有興起之勢而以邪誕之事盡滯臺諫使人心失望人心何  
以收之元氣何以培之臣等知而不啓則是為不忠啓之而不能回天  
則是為不誠矣國事日以為非臣之傷痛固難盡啓古人云痛哭流涕  
長大息者良謂此也若能令則快斷則前所過舉皆可以消釋矣尹旣曰  
臣見儒生聞其言果皆不樂於赴舉也其所以然者其疏中之言甚切  
直非偶然計而為者而自 上所答之言甚率易似不玩味而下者昨  
日則且至三更而後發落儒生等拱立光化門外以失食時侍從之如  
此汲汲者以責任也儒生之如彼者只欲扶一國之公論也聞 上教  
國試雖退而船格署不可革之言皆驚駭固不欲赴舉也光祖曰已往  
之事如此不可追也將來處之之事須以公心處之適中可也臣之所  
懷已盡啓之若一毫以非情之言啓之則有如天日矣臣無學術每欲  
退而讀書與朋友議之皆云受恩至此不可也有何識見禪萬分一然  
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臣今所啓之言請須留念如金淨以大司憲受由在外聞之  
一時同僚皆被滯職其心必為傷痛矣臣固無識其言何能感動 上

意也然勿以人忽其言則愚者之言亦有可用矣今不釋然洞快則君  
臣之間情意之憫鬱其有極乎凡人情於親朋昵交之際若有一端  
相逆之意則便相乖戾况君心攻之者衆一言一事之間邪念易入須  
更念之勿以自用則是乃國家之福也○吏曹正郎金絀李清戶曹正  
郎申命義趙壽千朴桂禮曹正郎李純兵曹正郎南孝義鄭應麟任權  
刑曹正郎崔沆金世孝金文星吏曹佐郎李若冰梁彭孫戶曹佐郎宋  
好智鄭瓊閔懷賢禮曹佐郎宋洗精金匡復兵曹佐郎許洽金鉅刑曹  
佐郎趙廣佐盧瑋李英符吳準工曹佐郎柳成春趙佑等上劄論昭格  
署之當罷迺臺諫之不可答曰六曹郎官如此上劄果是稀事然予之  
迺臺諫只為國試不可退非有他意○成均館生負權碩等上疏曰臣  
聞精一執中帝王之傳授心法知止有定大學之入德規模 殿下講  
討積十餘年非不詳且悉也臣民咸見 殿下發憤篤志唯以正心脩  
身為本而感泣鼓舞以為堯舜復出必將文明我大東也不意近者左  
道之說暗累 聖心而顛倒好惡昏迷邪正朝廷大小臣僚不謀同辭  
皆云不可而 殿下獨自為是而終始掩過吝於復善托以國試為辭  
人孰不知 殿下之不以國試乎臣等亦知其不然也豈可以國試而



容易斥言官之重乎是必學問未精信道未篤而隱微幽暗至密至昵之中或有以陰中 殿下之心而迷罔之使十餘年切磋之功一朝掃地臣等不勝痛哭流涕也昔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則萬事可得以理矣臣等恐 殿下輔弼之臣不能先格 殿下之心而使有今日之大過是豈獨 殿下之過哉

○太白書見○已亥大司諫申光漢等啓曰言既不行義不可在職請辭○趙光祖等啓曰掌令鄭熊不合請逆之今者兩司皆辭職不可論他事故臣等啓之矣傳曰鄭熊其適之○判尹洪淑右尹崔漢洪等啓曰前臺諫亦以一國是非之公論欲斥去邪詆 命適之中外不勝駭愕而今新臺諫又至辭職而亦為留難朝廷以廢耳目之官可不寒心

○兵曹參判金璫吏曹參判金克福禮曹參判金克成刑曹參判李沆兵曹參議朴光榮戶曹參議余疏兵曹參知趙邦彥刑曹參議李成童吏曹參議孔瑞麟等啓曰臺諫人君之耳目一日不仕則百職廢而紀綱解矣且科場日迫而監察未署經須速 命韋昭格署然後朝廷安靜傳曰昭格署其來已久猝變為難○宗室嵩善副正廉樂山正俊詩山副正正叔壽昌副守杵鳳城今壽連江寧副守璋等上疏請韋昭格署

不允○趙光祖等又啓曰前臺諫已見適斥豈又以昭格署事而退國  
試乎若於今日不從則將退國試矣在天意何事不知而每諉以厭  
來已以是則贅說也若明言之曰於義理有某某事不合故不聽則下  
人亦皆知之而每以托辭故為牢拒不知何以如是也雖一邑之宰毋  
違拂於一邑民情然後可以保一邑之政况入主之於國豈棄公論拂  
羣情而可以為治乎今者儒生冒兩立闕門之外以陳封疏至此而猶  
不聽不知天意之何如也若人情大乖將至於誤悖然後雖欲救之  
亦不可得也○奉教曹彥卿等又啓曰傳教雖曰盡言予意然保護邪  
道而使正道否塞君道之顛倒無如此時也非徒臺諫失職朝廷士大  
夫平日所望者掃地矣此豈但不能成治道書於史冊以示後世亦不  
美焉須亟循輿情○大司諫申光漢等承召而來復呈辭狀而退○傳  
于弘文館藝文館曰此事予豈不料乎只以其來已久而難之耳今見  
群情皆欲革之予所以適前臺諫者欲以不退國試耳今者國試則已迫  
而新臺諫亦不就職豈可以此小事而退國試乎大臣若來則予嘗  
問而處之光祖等回啓曰臣等亦以大臣不來為未便也臣於前日面對  
亦謂當與大臣議處而天意想或以為然也蓋大臣之意必以為

雖來無益而不來其心有所羞愧而然耳臣之心當與同僚終夜論執雖被罪譴猶不辭避而必期回天今聞傳教感激實深是豈徒為昭格署而欣悅至此乎且近日諸生冒雨立闕下以陳疏封今則宗室之人亦來陳疏一國洵洵臣等安復有興心而乃有此教恐眾情猶未知上

意也今雖夜深可召臺諫以言其意也是日暮漢城府六曹皆退政院只留直宿二員而出光祖與

其二三同僚慨然憎憾曰試事急逼而言者皆退我輩雖被譴怒當極力論執終夜不退仍與彥卿等遂同論執至是聞教感悅 ○庚

子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申用溉右議政安瑋右贊成崔淑生左參贊

趙元紀等承召來啓曰臣等皆無異意已知群情宜速革罷傳曰昭格

署非不知左道但其來已久故以為不可革今見輿情皆欲革去當俯

循輿情但命革則其祭祀自不得為也其設陳之具必為處置如位版

等物亦不須埋置京城內寺刹其初亦皆不使處置而今皆自廢矣且

今方構造公廡置而不為區處則必自撤取而用之也光弼等啓曰其

署奴婢不可不啓稟而區處該司自宜處置若祠宇位版等物置不區

處則隣里狂童必皆攘取其位版令淨處理之且革去事即論臺諫令

早署經可也傳曰奴婢及費用寶物等不得已當為處置其祠宇則不

毀而今為公廡可也 ○大司諫申光漢執義金希壽司諫閔壽千掌今

任樞等承召而來傳曰已與大臣議定令革昭格署矣亟就職署經○  
辛丑諫院啓李希雍事又啓曰金克恢非徒不合於長官性本貪污非  
理爭訟縱意自恣不畏公議不可存於仕版請罷黜皆不允○政院啓  
曰既革昭格署而忠清道太一殿不令並撤請並捧承傳傳曰既革本  
源則枝葉之事該曹自當察而處之○壬寅 御朝講參贊官趙先祖  
曰臣聞溫陽郡人善行鄉約若善行鄉約則固美矣領事鄭光弼曰鄉  
約好則好矣然聚徒而所為不善則邑宰之勢反為弱矣所當審戒也  
上曰雖美事而其實不存則不可故凡事循名責實可也先祖曰行  
鄉約之邑如壓良為賤拒扞官債之納如此等事皆已未見前者金安  
國為慶尚道監司時乃始令行之其時仍興鬪狠蓋始初故然也執義  
金希壽曰以此而至於成俗則雖在朝廷不用刑法而皆化焉參贊官  
柳仁淑曰欲亟見立效則不達待以悠久可也希壽曰所啓人物時未  
與同僚議之但李希雍等啓之已久矣不可存也近以昭格署事六曹  
郎官亦皆上章學生又從而疏陳至於極而後聽之等為聽之則速為  
聽納可也昭格署事在上皆已斟酌近侍之人則必知 上意外人則  
疑其迫於國試而聽之也將千載所未革者今乃革之則似甚快焉

而以外人所疑言之則未安處多矣 上曰昭格署其來已久不可輕  
改而見一國公論皆然故乃命革之果是似迫於國試而聽之也在下  
亦以此疑之則甚不可也司諫閔壽千曰在上以為下人必以國試拘  
迫而啓之下人亦以為國試臨迫而欲 上迫而聽之則夫昭格署之  
有無固無關焉而上下如是為心所關甚大今聞傳教如是甚善君臣  
之間豈存形迹下人皆謂難際如此之時欲治之主又不世出其有毫  
髮之才皆欲展布心懷重以 聖學高明於義利是非已判然無疑故  
下人欲吾君致治如堯舜而在 上采納亦為非常有小善則皆容不  
棄是故昭格署事六曹郎官及學生皆上封疏古云嘉言罔攸伏此乃  
一世所罕有之美事也在 上當反躬計之以為我能納言故然也不  
為厭拒若稍以為騷擾則甚不可焉今聞傳教中外必皆釋然知 上意  
也又啓李希雍金克恢等事不允○御夕講○太白晝見○癸卯受  
常參 聽朝廢典 獄署囚金水銀趙萬孫未叱同等強盜罪斬不待時  
典獄署囚云非與其夫鄭業述謀殺其主罪皆陵遲處死不待時河仁  
義射中昌寧縣監金世琬事絞不待時並三覆 上曰皆依律○御夕  
講○臺諫啓李希雍金克恢事傳曰金克恢可改差餘不允○京城地

震京畿江華開城府亦震○太白晝見○甲辰京畿金浦陽川江華喬  
桐地震○乙巳傳于政院曰昭格署既已革罷矣然其位版前日與大  
臣議皆云可於淨處埋置否則隣里兒童不無褻慢云埋於淨處似騷  
擾不埋之何如其問于禮曹史臣曰所貴乎闢異端者為能廓然去之  
而不惑也夫昭格署所祀之神皆不經恠誕之說既能革之則不必更  
為位版厖厖埋於屏處也若祭服祭器弊則埋之為其曾供神明不敢  
褻而然也今既革之而又欲埋置位版於淨處是昧於理未免惑其說  
也禮曹回啓曰位版則埋之可也但有美晝移載于圖畫署為當○承  
政院謄寫金宗直所撰內班院記以啓曰此記非獨文華偉麗模範森  
嚴故成廟命鋟梓懸于右院之壁以為規警至廢朝撤之無存請依  
成宗朝故事懸于院壁○太白晝見○丙午臺諫啓李希雍事又啓曰  
李迪庸陋無識不合臺官而今為武科試官亦宜速竝傳曰監察被本  
府之論不當在職李迪可竝餘不允○太白晝見○丁未 受常終  
聽朝啓高陽居私奴莫同潛奸隣居成山妻者今同謀殺害本夫罪斬  
不待時義城居私奴金伊同檢同勿金等叱辱其主金連孫罪三覆  
上曰皆依律○傳于政院曰身有瘡處起居不便其停文講○文科館

漢城試畢出榜一所試官李清以謂所取多非其人深以為憾二所

試官尹自任意謂善取人不遺才頗有喜色館試試官李若水亦謂所

選之外復無遺才矣且曰金絀試亦為識鑑如神真權衡人物之器也

史臣曰自鄉舉里選之法毀無復取人之公於是聚士子而試其一日

之長公於法而防其奸弊之生尚詞藻不論其人之賢否以決去就於

一夫之目雖聖人復起不易斯法矣我朝選舉亦循斯制聞人碩士皆

由是出彬彬為治世之用者前後相望奈何頃年以來是非好惡之不

得其正藻鑑去就之不以其公厥終至欲廢振古科目之制欲薦引用

之以為科場所選皆非其人是猶見剛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不亦惑乎

其所薦引非親則私名與實違羊質虎皮布列臺閣以成亂政之弊僅

而能復皆原於此也更相推譽曲為汲引朋比成習以朝廷官爵為一

己房奩之物則必非三代鄉舉里選之遺意乃市井穿窬爭名爭利之

醜態也吁可恠哉○臺諫啓李希雍事不允○太白晝見○戊申臺諫

啓前事不允○太白晝見○己酉同知中樞府事許琬進通鑑纂要一

帙 上命印出頒之本國舊無此編○臺諫啓前事不允○太白晝見

○庚戌 御朝講○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太白晝見○辛亥

御朝講大司憲金淨啓李希雍許敬文敬全李世茂事 上曰敬全  
可適餘不可改且曰削功大事故問于大臣耳且追改功臣之名不美  
於見聞而削與不削特細事也希雍之事亦非尹璋李瑛之類也金淨  
曰背而出則先於承旨勲盟之籍則後承旨而獨存不亦慎乎此非續  
續追改之事也依前例耳又曰臣於外方見呂氏鄉約大有關於教化  
前此兄弟不和者知悔而和為悖逆者改而順人皆知而行之則厚倫  
成俗之道豈小補哉然鄉曲小民不知朝廷之意而以為監司一時之  
令故皆曰今監司適去則止之云雖守令亦或莫之知也當申論此意  
使知朝廷軫念之意可也 上曰呂氏鄉約行之則美矣大抵教化之  
宣皆在監司而朝廷之意亦豈不知乎在監司盡力耳領事申用旣曰  
前日係派不顯者以為庶人而士族之人則優禮以待之今則不然定  
約之正而序之以齒故間有爭忿之弊矣大抵長幼之序不可紊也而  
世係之微顯不足論也行之久而習於耳目則自無其弊矣教化固非  
一朝一夕之故也持以悠久不迫以治之可也欲速則不達矣 上曰  
教化之行當悠久以待而亦不可繩之以法也○傳曰金淨於朝經筵  
啓呂氏鄉約之事不知自朝廷而行移乎抑外方自爲之乎問之以啓



○御夕講○太白晝見○壬子減今年三水甲山所貢貂鼠皮因本道

差官柳庸○忠清道泰安居進士金紹宗上疏論地震之變繼之曰獨災傷敬

任成亂偏聽生奸今之毀譽不由其實忠邪混矣且三公釋其權而不

謀朝政臣為殿下惜之○上御思政殿講儒生崔繼成等三人仍令

入待宰相鄭光弼等講論大學光弼曰此言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

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等語人之常談

而獨於人君必曰仁者何歟遂目趙光祖曰副提學等其悉陳之光祖

曰為人君止於仁者非謂唯人君之所獨為而他人則不為仁也仁者

天地生物之理而生生不窮最為親切人主君天下理一國而體仁於

身使萬物各得其性然後可與天地參矣仁包四德故能盡仁道則禮

義智三者皆在其中矣金淨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仁乃生理也天地

之大萬物之繁皆囿於仁而人君代天理物與天無間故仁為大李繼

孟曰仁道至大仁則自然事成矣申用溉曰人君有刑威殺戮之事而亦

可謂仁乎光祖曰能盡仁道則事無不當矣非謂人君但務於仁而不

為他也至公至正正大光明無一毫私意則不待用力而事事皆合於

理矣夫天春以生之夏以長之秋以收之冬以成之天理節文仁與禮

禮

也裁制計較義與智也而至於極處則不可以言語形之矣高荆山曰  
人君之道主於生物故曰止於仁且各舉一事以美文王之德也非謂  
人君獨爲仁而已繼孟曰聖人言吾未見好仁者又曰若聖與仁則吾  
豈敢顏子亞聖也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是故仁道至大而難能也  
光祖曰一理於穆無少間斷若一毫私欲而必如天道之不息則雖顏子  
亦有所難能也繼孟曰人皆曰顏子以亞聖而猶不能無間斷則我何  
能爲乎而終不爲之可乎光祖曰在我之事誠欲爲之則本然之理初  
非不足豈有不能爲者乎安塘曰大學只言仁而司馬光又以明武二  
字足之何歟光祖曰此言與智仁勇三達德之說同焉蓋已仁矣不能辨  
析其事理之當否則不可謂盡君道故必明以察之既又明矣不能果斷  
於用舍之間則亦不可謂盡君之道故必勇以斷之故司馬公之說如  
此也用漑曰仁道至於天理之無雜則無餘蘊矣不然則易流於柔弱  
故必須仁武以濟之然後爲無弊也故溫公言仁而并及明武焉惟清  
曰先儒謂宋真宗仁柔有餘而剛斷不足必賴三者俱備而後可也如  
章帝之優游慈惠不可謂之仁也宣帝之綜核名實亦不可謂之明也  
武帝之窮兵黷武不可謂之武也金淨曰合而言之則皆仁之事未

有為仁而不備二者也以天道言之春以生長之秋以肅殺之其所以  
肅殺之者乃所以堅凝之也是亦長養之終事先祖曰比之於果堅實  
然後有核而復生於後日此所謂生生不窮之意也用旣曰大學言仁  
而至平天下章論絜矩而極焉絜矩是仁之功用乎功效乎金淨曰絜  
矩即恕也而恕熟則仁矣大學主言學者事故言仁而又言絜矩聖人  
全體只是仁而推己及物乃學者事不可跬步到故必有恕而至於仁  
也先祖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悌若能盡絜矩之道則事  
事物物各得其宜而仁矣此言於緝熙敬止敬之一字乃一篇主意也  
金淨曰此敬字包仁敬孝慈信五者之義矣先祖曰可得聞其詳乎金  
淨曰敬乃徹上徹下功夫自初學至中和位育篤恭而天下平之事皆  
由敬之一字先祖曰何也金淨曰敬字之義都在謹獨雖隱微幽獨之  
中收斂放心常存敬畏而勿使少有私偽也先祖曰吾之氣整肅則自  
然主一無適事物之來應接精當而一言一動皆中於禮矣常人則氣  
濁而不淑故不能也金淨曰致知誠正皆由乎敬心專不放則萬理明  
備不獨見於動處而靜中自有敬意也方其寂然不動之中非如枯木  
死灰而心有所主雖不見聞而見聞之理皆具矣惟清曰於緝熙敬止

之敬與為人君止於敬之敬同乎異乎金淨曰敬止之敬大綱也止於敬之敬小自也蓋於飲食隱微之中無一事之或愧則見於外者光明正大而朝廷之上莫不皆然矣故曰篤恭而天下平非謂一日之內致敬於心而天下即平也其所以然之理固不可以言語形容之也用既曰俄頃之間心或一放則私欲乘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先儒以敬為聖學之成始成終雖聖人無此敬則不能一其心矣先祖曰敬之一字難以形言也然心常惺惺無昏惰解弛之時則主一無適而正衣冠尊瞻視乃是了昏惰功夫也金淨曰心感則動而不感亦動者心之所以出入無常也動而持敬猶可為也寂然靜時心無所著持敬之功於是為難故先儒亦多歧誤入矣趙元紀曰王敬作所之敬與此敬字同乎先祖曰同矣此篇主言人君之事也人君主天下一國而能敬而臨之則天下莫不敬矣權撥曰仁道至大在天為元而生長萬物在人為仁而使萬物各遂其性者是也人君之道莫大於仁故大學以為為人君止於仁而先儒釋仁之義曰無私欲合天理云今者令左右講磨仁道此甚美意也然徒講於言語之際而不著於施為之間則是特仁聲仁聞而已上之於下仁愛之心可謂至矣而臣則以為偏私之心未盡

去也魯山無後幾於絕祀以同宗之人爲之後而主其祀有何不可而  
至今不爲則心不能至公至正而然也頃者夫人宋氏上言以奴婢區  
處於海平君即鄭眉壽也海平於魯山為外親而無子以死只有夫人夫人  
死則無祀必矣古昔聖王所以興滅國繼絕世者公天下之心也昔武  
王克商而封紂子武庚以常人之情觀之則誅父而封子不亦難乎使  
同宗之人命為魯山之後而主其祀何嫌之有地下 祖宗之靈亦應  
喜悅於冥冥之中矣 上曰魯山之事 先王之後不可立祀於私處  
此事議之已久而追未之定於大臣意何如光弼曰前者臣已言其不可  
立後之意用漑曰此甚大事也前日議論時臣已盡言之矣安瑋曰前  
日議論時臣與南袞亦然於議矣此事大槩則美意也今雖立魯山之  
後豈有異心井然於定論之際則勢亦難矣金正國曰仁者心之德愛  
之理而心之德仁之全體也愛之理仁之一端也以天道言之則仁乃  
元也而亨與利貞包於其中矣天道自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則復元  
人君之德亦能盡於仁者義與禮智皆不出於其外矣以淺近者言之  
則以恩愛恤之者仁也以刑威制之者義也然而有罪不刑使之復陷  
於罪則仁道隨以泯滅故裁損有過使人畏法律不干於有司者亦仁

也彼司馬光之必言仁明武三者為行事而發也仁之大體純乎天理而無一毫私欲者也小有私心則不可謂之仁也國家不立魯山燕山之後者甚非公平正大之事也唐虞三代之事尚矣謹按國初之事定順君芳繁昭悼君芳碩顯戮於太宗之朝而世宗即位心懷惻隱斷自聖心特命廣平大君璵春城君璿為定順昭悼兩君之後何獨疑於魯山之後哉以此觀之則於為仁之道遠矣文瑾曰魯山立後事與大臣更議處之何如太宗才誅芳碩而世宗不待下議而特令禮曹立其後今以魯山之事見之則祖宗之意尤可想也權撥曰沈溫芳碩等俱得罪於太宗而溫之子孫終世宗之朝不得錄用芳碩芳繁則即位之初不遑他及首命立後者重宗姓也大抵為天下國家者以天下為公而雖三代之事皆當力行况我祖宗之所嘗行者乎徒講論於言語之際而不著於行事之間亦何益哉仁即愛之理而先王之後不祀忽諸可不惻念乎光祖曰今此所啓之言甚美而行之亦不難且權撥文瑾正國非妄人也豈不熟計而言之至此哉此事議於前年而論者互相是非故其議遂寢當斷自宸衷而為之可也大臣豈不知其事之是非哉但以祖宗之事不敢輕議耳方今臣子

恃 聖德故事陳已志矣世不清明則奸邪之徒猶可以此言構禍矣  
如此云者下人非敢請其必行也恐 上於萬幾之暇未能念及也且  
魯山之事在臣等未生之前而燕山毒害生靈之主也臣等有何私意  
於其間乎 上曰魯山立後事豈有私意而難之哉但在 先王所不  
爲而及寡人之身決然立之似未可也安瑋曰此正與復昭陵之事同  
自古人主之受命也天與之人歸之豈有他念哉然勢有所難處者耳  
上曰立魯山之後與復昭陵輕重異矣且以武王之德擬之則善矣金  
淨曰復陵似輕而實難立後似重而實易然興滅繼絕乃帝王至正至  
公之道也今雖立魯山之後當時及後世誰敢有異議哉古人所謂增  
光前烈者在此一舉也正國曰温公以仁明武爲人君之大道蓋惻隱  
其絕嗣者仁也知絕之可繼者明也而 上皆有之矣但恐斷之不武  
耳人君之道不外乎三者果能於三者則於爲國乎何有用漑曰不可  
事事皆自獨斷當採衆論繼孟曰如此事不可群議而爲之有 上終  
之耳用漑曰豈疑魯山之後敢有異心哉特以勢有所難耳更議以處  
之不亦可乎光弼曰何必屢議也金淨曰夏殷周異代也聖人之所以  
興滅國繼絕世者有大公至正之心也如魯山等事尤可惻隱也非特

此也宗室之被罪於前代者之子孫分配於遠裔記名於賤籍奔走僕隸之間不免捶楚之苦者比比多有視之以至公之心則亦可念也後裔尋孫何預於先祖之事乎本府又聞如此等人有欲訴寃者則頗有禁抑而鞭撻之者畢得其狀則欲放稟治其罪耳以祖宗骨肉至於如此豈非聖治之欠事歟其先祖之罪不知輕重之何如須斟酌事理較其輕重雖未得錄璿源之籍而使之免役推還籍沒之物以贖其生豈不美哉○承旨權撥啓曰呂氏鄉約雖據上疏而為之蓋因咸陽布衣金仁疏也然報于政府政府議而行移之事不須更申論之○臺諫啓前事不允○御夜對○進香使尹世豪自京還朝○癸丑御朝講臺諫啓李希雍許礪李世茂事不允○傳曰近因災變疊出以廢功臣仲朔宴予心甚未安今欲行之但因災變不得設宴依養老之禮其頒賜酒肉於親功臣之家親功臣雖已歿而其妻存者並給之○傳曰李承謙姑勿刑推先推閱事干○憲府啓曰今日政崔灝為忠清都事灝庸瑣不合是任矣權義為工曹正郎庸劣不合六曹郎官請並遆差○以金絀為弘文館應教丁玉亨金湜為司憲府持平○甲寅受常參聽啓覆慶尚道安東囚白丁金山殺害捕盜官金仍叱達事三覆上曰何



如安瑋曰傷處雖多而所以速死者當泛寒之時不能看守之所致也  
上曰乘醉誤殺無情之事其減死水原囚內需司奴石江詐傳內旨事  
三覆 上曰何如安瑋曰詐傳內旨罪當死 上曰依公事○臺諫啓  
前事不允○乙卯 御朝講大司諫申光漢進啓李世茂權義事掌令  
任樞啓李希雍許礮權義崔灝事申光漢又啓鄭嗣宗李迪事 上曰  
李迪鄭嗣宗可遠也餘不允○御夕講○太白晝見○丙辰 御朝講  
持平丁玉亨獻納崔山斗啓李希雍權義許礮崔灝李世茂事不允○  
御夕講○太白晝見○丁巳 受常參 聽啓覆私奴仲伊成群劫奪  
良女千今結縛強奸罪絞不待時金山囚私奴內隱遠卜中家雜物偷  
取出來時卜中子成云窓外采立欲為滅迹結項殺害罪斬待時三覆  
皆依允○御夕講參贊官趙光祖曰今 聖學已至高明自 即位初  
年經筵官講時再讀而止 上不復問難經筵官以學識不明之人豈  
敢論難雖與同列之人相為確論猶不能盡意况君臣禮嚴雖朝夕侍  
從雷霆之下自有怖懼之心豈得竭其所蘊 聖學高明無所不曉  
則再讀句讀亦似未安而且於 聖學無有益焉臣意欲別立規模令承  
旨及左右侍臣於事理蘊奧處分明講解自 上聽之則經筵從容而

君臣情義可以交通矣程伊川嘗曰後世無師傅之任經筵官可當之  
只讀章句音釋有何所益鐘鼓不叩則不鳴上無講論之教而下自  
爲之夫豈可乎雖輯釋有好議論則亦可熟視而商確矣朝講則已矣  
至於夕講夜對尤爲極論覃研上曰今時亦不可不謂講論也經筵  
官雖讀至再是亦無妨且不須別立規模承旨及左右大臣於經筵官  
進講後允義理蘊奧詳究討論可也○臺諫啓前事不允○傳曰昭格  
署銀鍤沙器皿其令戶曹分給于成均館四學讀書堂○戊午御朝  
講掌令金麟孫正言具壽福啓李希雍許礪權義崔灝李世茂事不允  
○御夕講○太白晝見○辛酉臺諫啓李希雍權義許礪崔灝李世茂事  
崔灝李世茂事依允李希雍事議于政府而處之餘不允○壬戌御朝義講參贊  
官趙光祖曰呂夷簡無休休之量故如范仲淹在後世亦有欽慕而  
夷簡逐之是有媚嫉之心小人之無狀者也凡人雖有稍善而心嫉  
君子則必因事而斥逐之論人不可徒見其才幹須見其可以倚仗  
而授之相位夷簡之用心但多機巧善應變耳自古一君子進則衆  
君子進小人嫉之讒譖以間之則人君不能無惑宋之時去今不遠  
事亦多有相類者近者曹繼商將欲售其術而倡言曰上有好古之

志故下爭逢迎外似君子而內實小人其意必以 上慕古而下之趨  
向皆正則將不接迹故敢為此論而其時大臣曾無非之者也大司諫申  
光漢曰聞其時非徒繼商亦有喜悅者多焉光漢及持平金湜啓權義  
許礮事 上曰當問于該曹而處之傳于吏曹曰今者六曹各振治屬  
司郎官之任亦重也許礮等若不合則可適吏曹啓曰權義嘗不擬於  
正郎望但乏人備擬幸受點許礮則曹以為可當而擬之然臺論如此  
固非一二人之聞見且有前與礮同官之人方為臺官必詳知而啓之  
矣傳曰皆可適○舍人李佑將政府意啓曰領右兩相及贊成則曰李希  
雍事前日收議時不可削功之意已啓左相及參贊則尹璋等已削此  
當同施傳曰知道○臺諫啓李希雍事不允○以孫澍為漢城府左尹  
朴英為承政院同副承旨史臣曰英善山人少業武登第通儒書築室  
于洛東江上不喜榮利嘗戍南邊題詩云絕域南陔海氣昏堯璽金甲  
老王孫無心麟閣題名字家在洛東江上村至是以推薦入政院後陞  
兵曹參判未幾罷歸田里妙解醫術嘗購蓄藥料以活人為事問疾者  
滿門其所全活甚衆崔命昌為弘文館直提學全絀為典翰○太白晝  
見○癸亥 御朝講大司憲金淨獻納崔山斗啓李希雍事不允○上

引見謝恩使權鈞金安國○臺諫啓李希雍事憲府啓錦城大君孫金  
叱丁鐵丁等其邑宰以為謀免身役而杖之在下聞之猶為惻然况  
上意乎其邑宰則行移推之但先王苗裔在賤隸之中故無知之官  
如是辱之豈不可許通乎諫院啓曰江陵府使柳世雄曾所經歷率皆  
暴戾請逆傳曰金叱丁等事其邑宰則憲府已推之且宗室之裔如是  
艱苦而憲府言之甚美免賤已開例矣然問于政府而處之李希雍事  
不可追改柳世雄前日所為不知何如然豈不可為江陵府使乎○甲  
子御朝講司諫閔壽千掌令任樞啓李希雍事上曰希雍之事屢議  
而言論或有異同故更問于政府耳大臣亦以削功為重不可改也領  
事鄭光弼曰事雖似可當或有未盡則豈可謂之有例而又踵為之乎  
尹璋等事其時有言燕山攬衣而泣璋等拂袖而走故臣等不勝驚竦  
以謂君臣之義不可若是翹削功之議遂定若於一時並論希雍則誰  
曰不可不于其時而今又獨論希雍追削其於事體矣祖宗朝被罪  
而見削者則有之未聞追論功之有無而改之靖國功籍如希雍之類  
亦非一二臣非謂希雍有大勲不可忘也壽千曰江陵民衆事煩固  
為難治聞世雄前任邑宰時見儒冠者流疾之如仇待不以禮此世

雄少壯時事不知今亦果然與否江陵俗尚學文家誦戶習無異京師  
當遣文官以培養之非世雄所堪處也且近多災變而昨見本院廳事  
前杏花盡開桃亦將發古有桃李冬華變之大者也此正憂勤惕勵上  
下文修之時也 上曰予今始聞比者政院亦有梨花之變當上下交  
修不可少有怠忽之心也○遣史官問疾于領中樞府事金應箕○諫  
院啓曰我國服色紅紫不純時服鴉青而非我土產勢不得常著公會  
等處服色不齊瞻視混雜古之帝王亦曰定服色事雖若小而有關王  
政請令該曹議之傳曰服色或黃或紫何害於事必欲強同則徒騷擾  
而已且所謂定服色云者謂所尚也非謂常服也○舍人李佑收本府  
堂上議啓曰金叱丁事若詳知為錦城之孫則當 上裁○乙丑受  
常參聽啓覆漆原因尹甫太打殺驛子孟孫事絞待時三覆依允咸  
興囚校奴孟同打殺梁恭事絞待時三覆減死○傳曰今日朝啓政府  
東西壁及六卿無一人唯右議政入侍初所以廣侍宰相者欲與之商  
確罪案而處之今者啓訖而予問左右唯政丞僅有荅辭左右大臣了  
無辨對殊無與衆議罪之意政院其知之○銜夕講○傳曰為治之道  
當先立其紀綱大小相維上下相屬各有攸攝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

後事得其理而井然不紊政得其體而秩然有序致治之效庶幾可見  
國家置政府以統六曹漢城府而設庶司各有所屬其統攝維制之意  
非不詳盡而近來因循偷惰考課陵夷其屬司所為視如秦越凡官吏  
之輩公徇私不法不勤不檢下等事及司中利害便否邈不與知了無  
摠攝糾舉之事殿最之時不知官吏勤慢賢否或舉一時一事之失置  
之中下不過一二以塞其責由是政無統紀渙散自恣尸素病官者混  
處庶司貪饕不法之事間見層出憲司耳目不能遍及百事日弛如是  
而欲致治效未之有也今自六曹漢城府其所統攝該屬各司常加檢  
察糾舉如有不法等事並推該曹事下政府○禮曹啓曰金叱丁鐵丁  
銀丁乃真錦城大君孽孫也但以被罪後所生故不上於璿源錄傳曰  
其依連丁例為之○丙寅 御朝講○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  
十月丁卯朔 御朝講○御思政殿聽輪對成均館直講林霽光曰臣  
伏見大明一統志先賢祠廟無處不有此崇獎德義以勸後來之美事  
也我國家典章文物悉倣中朝而獨於祠廟之制蓋闕如也豈非 聖  
治之大典也自三國以來至于麗季名臣義士史不絕書蕩平紅  
冠功烈蓋世如安祐李芳實金得塔三元帥尚未有祠臣竊慨歎至於

我朝金原桂羅嗣宗皆任邊將為國捐軀志節凜如請令館閣諸臣搜  
閱前史抄出卓異者各於立功死節之地營建祠宇令守宰春秋致祭  
使世之人觀感敬慕有所興起則庶有補於治道矣○兩夕講○臺諫  
啓前事不允○戊辰 御朝講○御夕講侍講官金絀曰此書言事君  
數斯辱矣註云諫不行則當去君臣之間以義合不聽而不去則辱乃  
隨之士之一身去就為重只欲行道而道不得行則難可留矣然人臣  
愛君之心本於天性故去雖不得已而猶有眷戀之意孔子之遲遲其  
行孟子之三宿出晝是也昏暗之主則必曰汝雖去何害於吾不徒然  
也又加以慘酷之罰人君當待以至誠無一毫假偽之心可也外雖若  
親而內無十分誠實則奸邪得以間之君子豈可苟且容跡於其間哉  
○臺諫啓前事不允○管押使朴光榮如京師○己巳 御朝講掌令  
任樞獻納崔山斗啓李希雍事不允柳世雄事依允○憲府啓刑曹正  
郎金世孝昏迷不察有抵死罪者當囚而見欺於下人之操弄不令囚  
禁請速通 上從之○以尹金孫為議政府左叅贊趙元紀為右叅贊  
沈貞為花川君孫澍為漢城府左尹李佑為議政府舍人閔壽元為弘  
文應教韓忠為通禮院奉禮奇遵為副應教張王為司憲府持平丁

玉亨為校理朴閔卿為司諫院正言具壽福為修撰李認為副修撰○  
御夜對○庚午 御朝講侍講官金絅曰此書言徵處士孫復為國子  
監直講孫復非出於科第而亦為師儒之官今若有經術之士可為師  
儒可為經筵官者則不宜較其中科與否而可授之也 上曰訓誨侍  
講之任有經術者則皆可為之何必以登第者乎然典章不可輕毀而  
有經術者亦可登第也且為臺官而入于經筵則其所言論與經筵官  
何異哉領事鄭光弼曰雖依文官例用之可也然當慮後弊用之於所  
宜用之地非不可也○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辛未 御召對  
上曰人心無常操存捨亡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可不慎  
哉參贊官趙光祖曰人之一心接物時自有著處若未接物果不知心  
寓何處也持敬則自然心存於內矣放於利欲而心不存則放僻奢侈  
無不為矣必也心常虛明敬以直內然後可也而強欲以敬而直之則  
不可雖未接物應事之時心常惺惺而不昧也 上曰人之七情不可  
無者而中節為難參贊官金正國曰 上教至當如此用功則近於道  
矣○臺諫啓前事不允○壬甲黎明 上親傳香祝冬享大祭也○太  
白晝見○甲戌 御朝講○御夕講○臺諫啓前事憲府書別坐五負



於單字以啓曰此等人皆庸劣不合朝官請問于該曹而罷去

尚衣院別坐權

儀軍器寺別坐李壽康司畜署別提趙淑

廷典繼目別坐黃純造紙署別坐安點 諫院獨啓曰鄭子芝頗有過

失但有才幹故用為兼僉正此亦足矣實僉正乃待朝官之職安敢以解

音律而為之乎傳曰別坐等事問于該曹餘皆不允○乙亥遣咸陽君

李世應如京師賀正朝○臺諫啓前事不允○丙子 御思政殿講文

臣吏文○政府啓曰吏兵曹於注擬之際自有相避之法近者以人物

相當者難得推移之時或不用此法流弊可慮不可開端已為者已自

今勿令如是也時閱壽子以吏曹正郎金錄之呼夫而拜司諫金傳曰

大臣所啓至當然若允人則當依法典若可擢用者而拘於法則用人

之路甚狹故然也將此意言于吏兵曹可也○臺諫啓前事不允○平

安道定州博川嘉山泰川地震○謝恩使權鈞金安國自京師還○丁

丑 御朝講同知事李惟清因孫甫勸仁宗主威福之說而乃言曰此

以仁宗不足於剛斷故矯其失而斯言亦不能無弊也燕山未亂之時

臺諫論事之際盧思慎曰如此則主威不立未幾果有殺戮之禍未必

是思慎之言啓之也如此等語當察審之奇導曰思慎之言果啓時君

殺伐之心矣蓋其為人心虛無主不擇是非而輒言之也領事申用漑

曰思慎非庸瑣者而有宰相之器戊午之禍人多全活思慎之力為多  
但此言則失之矣○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太白晝見○忠清  
道沃川郡黎明黑霧蔽天不辨傍人日高三尺霧捲虹見外色淡白內  
色微青○戊寅 御朝講 上曰仁宗自元昊之反也不御經筵豈可  
以邊警廢經筵哉古人云息馬論道投戈講書以此益知經筵之不可  
罷於有事之時也趙師民曰方外小有事而臣等即不復進見則是以  
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而不足贊有為之世云斯言為善○御夕  
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御夜對○太白晝見○慶尚道豐基禮安地  
震○己卯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以金詮為兼藝文館提學  
金安國為工曹判書○太白晝見○庚辰 御召對○臺諫啓前事不  
允○傳曰鄭承秀事昨日予所更問之意與三公所答之言似異予非  
問駙馬再娶與否也蓋承秀之母難以嫡論之予所嘗聞者河城尉公  
主卒後於 貞熹王后前白以娶良妾而潛娶士族之女事覺 成宗  
以欺罔推之乃論以妾以此見之必自前不得再娶故河城亦不直啓  
而欺罔娶妻耳 先王既以妾論之名分已定今不可改故所以更問  
者豈可更出新意論李氏為嫡乎 先王已定之事不可改也故其後

每每上言而亦不許聽其遣注書更問于三公

于三公三公以禮曹之意為是○辛巳注書沈達源收議三公曰駙馬

於公主卒後不得再娶之事自古未聞而無理之甚故我朝亦不得著

于條章偶出於一時而遂成弊習無稽不經莫此為甚且無子而死則

以賤孽奉公主翁主之祀大有乖戾於事體王者所不可不改也况河

城尉鄭顯祖之娶李氏也一依婚禮而李氏亦士族之女禮曹公事甚

為得宜故臣等初既為可而再問時又無變耳顯祖欺貞熹王后而

受譴於成廟者顯祖之失也此事外廷之臣素所未知而創聞於今

日之傳教也然不可以一時之失而遂以妾論亦不可以一時之失而

永為後日之弊習也傳曰三公之議慮及後弊也予非駙馬之再娶與

否只為河城尉欺貞熹王后而娶也李氏之家亦為河城所誣而成

婚則似乎曖昧然先王已論為妾今不可更議仍判付曰李氏已論

為妾不可更論以嫡上言辭緣勿聽理政院因其事議啓曰承秀上言

再問于三公而三公之回啓每如此者其意在於駙馬雖無後而亦不得

再娶大體未便故啓之如此鄭顯祖欺罔之事外間所未知也而

上教如此故書判付以啓但臣等之意亦謂若有嗣子則雖不改娶似

無妨無後者以孽嗣奉公主翁主祀甚為褻慢而人道之中無後為重  
顯祖則失之矣然駙馬而無後者可再許娶也傳曰承秀上言事不必  
更問而予所再問者恐大臣不知其事之本末故欲使聞之耳大臣答以  
後之駙馬亦許再娶云予則初非問此也河城尉欺 貞熹王后以為  
娶良妾而反娶士族女為繼室故論之以妾今不可許通也雖平人喪  
匹後或改娶或不娶駙馬亦如此例今不可別立法條○申時日食○忠  
清道清風郡虹見○壬午受常參 聽朝啓○御朝講○御子講○  
臺諫啓前事又啓曰河城尉後室李氏論之以妾非國之法請依該曹  
及政府公事傳曰希雍事不先之意已盡言之李氏事因承秀上言而  
該曹為公事以報政府矣予之所以議于大臣者該曹政府皆不知河  
城之所為故使之聞之河城尉欺 貞熹王后自以為娶良妾而先  
王已論為妾今不可改也○癸未 御朝講參贊官朴英曰經筵進講  
之事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又明日又如此而已則恐不可也夫為學功  
夫自有次序治亂出於一心經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又曰物格而后  
知止知止而后意識意識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  
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觀此則可知本末之有序也孜孜為治講

而又講至今十有餘年而治效不出大有缺望焉心如明鏡邪正自現則下雖不言而是非判然矣須與大臣論確辨難則效速而朝廷百官一於正矣臣久在邊圍耳聞目見之事豈無可啓者乎然而救荒之事則有觀察使焉防禦之備則有節度使焉有司存焉臣何必汲汲啓之伏願經筵之際有所疑礙則相與講論或坐對近侍使之盡言可也苟以臣言為是自今伊始何待後日也 上曰斯言為當但欲速其治效則過矣趙光祖曰朴英之言誠發於中而不能自己者今不可謂不論難也然有未盡透徹蘊奧處則當論難精討也果如 上教欲速見效則先有心於私而反不達矣若專以悠久待之而淹延歲月則斯焉而已古云求治如渴而事有遲速當遲而遲當速而速也○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甲申 御朝講 上曰張方平有言古今治亂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又曰務在通上下之情此等語甚是侍講官陶壽元曰易曰天地交泰而萬物生焉君臣上下情不通則危亡之兆也必也情志交孚無少間斷然後治道成矣執義金希壽曰上下之情若不交孚則亂亡之勢也今也經筵之際有懷而必達 上亦容受治平之化正在今日然臣恐今之上下未盡交孚也下之所啓皆令宦侍傳命不

無阻隔之弊 世宗朝大臣如黃喜許稠輩 上之待遇甚隆若有所  
問則雖夜半即召便殿以褻服見之論確治道疊疊不已是故黃許二  
臣雖公退之暇具冠服以待不得無丘史也當是時致治大平至今為  
美談今則大綱似好而其間猶未盡善上下之情亦不可謂脗合也金  
淨曰希壽之言誠是方今君臣之間不可謂阻隔亦不可謂相孚蓋自  
嬴秦務為尊君抑臣而今之中國踵秦遺法亦未如我國之甚焉上下  
之際禮數雖截然不可犯情則無間如天壤之間相去似遠而二氣周  
流一息不停故能成萬物今者接待臣僚之際不敢仰視 天顏自有  
規矩不能展布所懷也如欲商確治亂講論經史則上下須洞然而後  
可也○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慶尚道觀察使韓世桓以孝行  
節義聞金氏年二十歸梁貞家三年而貞死親執奠物以終三年其父  
哀其早寡欲奪其志金氏亡走夫家遂不還而奉養舅姑自非年二十  
嫁順王六年而順王死朝夕設祭以終喪以其夫所著衣帶掛諸  
房壁如對平生每遇忌日製時服以祭而焚之事姑至孝河之湜自少  
事父母出於至誠其父常患淋疾之湜欲吮恐為齒牙所傷磨去牙銳  
以吮之父疾遂愈及其沒也凡諸奠物不委昆弟自家備辦躬親炊

饗以終三年奉八十之母不離其側必進魚肉甘旨之味期飽而止全  
佛山孝誠卓異父嘗卧病非肉不食佛山只畜二雌牛而宰之以供父  
設之後朝夕上食必皆親執冬夏常不穿履雖風雷雨雪之夜必詣墓  
側俯伏號泣以達朝焉一夜大虎來繞佛山三匝竟不能害既終三年  
復以肉饌又終三年前後六載一不到家每遇朔望則上墓而祭  
得新物則必薦而後食○乙酉受常祭○聽啓覆○御夕講特進官許  
硃曰臣子既委質為臣盡心竭誠不避艱險乃職分也昔宋仁宗時契  
丹為梗求報聘者不得呂夷簡素銜富弼乃薦遣弼入對慷慨帝為動  
容為臣子者當如弼之不避危亂在上亦當培養如此之人使之誠意  
相孚也金縷曰規避難事者非為此也因論語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  
愚之說而言也謂規避難事非  
此章之本意也此則見邦國有道無道而處之者也且甯武子於其時勢不得去  
不去而善處之故夫子許之夫君臣以義合者合則在不合則去然去  
之所不忍也但無誠意相孚則君子不可苟存故無道則去之者君子之  
常道也至於人君迫令去之者乃變也且許硃所改不避艱險之說然  
也臨國大事而謀避者大不可也宋時雖肯使黠虜陷死地乎小人嫉  
君子乃以富弼遣之以前朝見之小人以鄭夢周遣中原乃使陷於死

地也歷代如此等事固多小人則皆謀避君子則豈計此乎須在平時  
當培養其臨危疑盡死節者今者主上豈不歷知群臣乎知臣莫如  
君有如此之臣則接待當優金絛曰夫子曰吾黨之士狂簡夫子常稱  
狂字以爲與其不得中行之士必也狂狷乎蓋狂者可與進取以其志  
高也如鄉原見之似賢而處於不善不惡之間終不可進於道而若世  
亂則周旋免禍在士則一段之士也於處事雖或不當然有氣槩故聖  
人取之也雖於事處之濶略而志氣高遠者則人君當取之在末世有  
如是之人則以爲不可用而棄之非也成宗朝士林以氣槩相許雖  
不究精微然大槩則好也許琬曰人之資質庸下者易至於頽惰在上而  
振作養成則人皆有所觀感興起也初雖不知向方者見一時趨向必  
歸於善也須令朝廷氣習不至委靡可也○臺諫啓前事不允○丙戌  
臺諫啓前事不允○太白書見○丁亥受朝祭○御朝講講至幸後苑  
觀刈麥處侍講官崔命昌曰昔周公陳稼穡之艱難而作無逸之書大  
抵稼穡艱難人君所當知之故仁宗幸後苑觀之 上曰人君果能知  
其艱難則自不敢橫斂而民受實惠矣今之後苑古有種稻之田蓋自  
先朝欲觀其四時穀種之成熟也然止此而已則抑亦無補矣知事益



安國曰人主處深宮之中與其游玩聲色莫若觀刈麥之爲愈也水旱  
不中則必曰四海皆然而吾民何以得免於飢寒乎兩暘時若則必曰  
四海皆然而吾民庶幾得免於飢寒也然恐予德不類予政不迪而  
或致天譴也恐懼之念常存於心則病民之政無從以出也講至文彥  
博建議省兵處獻納崔山斗曰以南方之事見之自庚午年倭變之後  
見在軍額猶存而別擇閑良以敷軍數其人不久而或為他任則軍無  
奉足家無餘丁窮不能支遂侵百端當身不勝闔家流移戚隣並受其  
害安國曰三代之時兵農為一有事則被堅執銳而為兵無事則荷鋤  
秉耒而為農後世兵自兵農自農而判為二也我國兵制最為近古而  
世祖增廣軍額人物不足至以前銜朝官充之世祖昇遐後大臣  
議復舊制有一宰相以謂先王所為不可即罷卒不改焉自太祖  
以至文宗兵制相轉以而無弊至世祖增設而世祖之後即欲  
罷之當是時豈不熟計而為之乎必有其弊故然耳請考前事議減領  
事鄭光弼曰臣嘗聞世祖果有張皇之志增置軍額而金鎖等掌其事  
軍額雖多而無實不知本額幾許世祖之加設又幾許也可依安國  
所啓而考之○臺諫啓前事不允○以金湜為司憲府掌令李若冰為

司憲府持平魚得江為司諫院獻納○京畿喬桐黃海道黃州康翎等  
邑地震○戊子諫院啓曰獻納魚得江安於恬退固善人也但前為  
弘文館校理而以病不來近日司多闕員只有三員若一人有故則不  
得坐司得江之病否今未可知在外不來請適吏曹知本院闕員而以  
獻納崔山斗注擬禮曹正郎正郎雖重視臺諫則有間以持平張玉及  
山斗備望必欲適之不無後日之弊請推傳曰得江可適吏曹則昨以  
李若冰為持平而其代乃掌薦舉之司故難其人啓而後擬不可推也  
○臺諫啓前事諫院啓曰柳希渚前任判決事時與郎官許確同罪永  
不叙用今者確則不叙而希渚乃叙西班已為未便而今為江陵府使  
若是則有罪者無懲艾之道請罷之吏曹雖重禮官以特任臺諫注  
擬今不推之後弊必滋請推之憲府啓曰金世鈞前任守令以貪黷被駁  
今為奉常判官無以勵廉恥請罷皆不允○己丑 御朝講○禮曹請  
停功臣仲朔宴從之○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御夜對侍講官  
金絀因近思錄動靜之說極陳動靜之理竟諷以人君之動靜不宜過  
於規矩尤不可率爾也意 上之步履或未徐緩故絀言如是權撥曰  
國家元氣則當使之恢弘不摧挫士氣然後根本鞏固近見禮曹公

事請製鄭夢周祭文此美事也以私情言則當初人心歸仰 太祖適

世子赴京而還 太祖與 太宗出迎在外夢周見人心盡歸 太祖

諷臺諫允付 太宗者如趙浚鄭道傳南閻等皆出之于時 太祖歸豐

壤墜馬傷 太宗聞夢周之謫出趙浚等自 太祖力疾而入京勢與

夢周不可兩立故乃去夢周以此見之夢周於我國如仇讎然褒崇此

人然後綱常大明昔漢高祖非無私欲之君然斬丁公以立規模且前

朝則家法不羨或堅同姓渙散無紀綱但不妄殺無罪此則可取也邵

康節以為三代以後無如宋朝百年之間未嘗殺一無辜無心腹之患

我朝節目則可謂詳而不無內變想指魯山元氣蕭索雖不歷陳讓位時事也

上必知之不可曰不殺無辜也且所謂亂臣者豈皆真是亂臣乎桀犬

吠堯吠莽其主也自此父兄皆畏而戒子弟近來在上至明故人皆思

奮須恢弘元氣可也 上曰鄭夢周於 太祖朝如是被害以此言之

果如仇讎然今則褒獎此人然後可以立國規模也 庚寅 御朝講

○臺諫啟前事不允○以李壽童為司諫院獻納○辛卯 御夕講○

臺諫啟前事不允○壬辰遣禮曹正郎李純致祭于高麗守門下侍

中文忠公鄭夢周之墓墓在龍仁縣待以不臣行再拜禮 其文曰卓哉惟多支柱頽波遭時

絕學慨然興嗟探窮突奧開道平常行先孝悌禮究婚喪日用推致扶  
植頽綱朝家不靖機事多艱出入盡瘁經理危難指天誓地為死為生  
中夜惴惴涕淚屏營天旋地轉神器歸真求安于難去而為仁叩馬之  
義逃荆之節凌磨宇宙燭耀日月萬古云云開示人極明明我祖  
布昭大公謚爵圖讚世樹之衷嗟予永思儀刑于衷薦配孔廟式昭民  
則顧惟名原駮于榛棘羞爾父老忝予梓木茲蠲吉朝遣祀封表賁精  
顯會用申休教賓升配命永安瑩北鄭曹正郎鄭應所製臺諫啓前事不允○  
諭慶尚道觀察使韓世桓左道節度使柳湄水使韓碩右道節度使  
成世貞水使具允慎全羅道觀察使李彥浩節度使黃琛左道水使方  
輪右道水使李養等曰國家自 祖宗以來南方無事幾於百年人情狃  
於昇平之以將卒無意戰守之備倉卒有變縱賊入城屠殺殆盡主  
將駐兵不進坐受其禍庚午之事可謂寒心無他患生於狃安變起於  
所忽也今聞自倭寇平定之後南邊將士下至軍卒皆懷侮敵之心馴  
至于今十年無事人情懈怠防戍日弭視為尋常不為之備予甚軫念  
倭奴巧詐反側雖似羈縻如歲遣糧料等事累請不得外示歸順內懷  
怨懟往往發於書契之中安保其無凌犯之患乎卿其深體予意毋悻

我強毋扭尋常如防備等事盡心措置常如臨敵無少懈怠俾無後患如或委以防備之事不加撫恤日事侵責則反勞我卒亦非安邊制敵之策量宜處置務為守戍便益○癸巳臺諫啓前事不允○以尹自任為司諫院司諫李清為司憲府掌令盧璣為持平○甲午受常參○聽啓覆○御夕講 上曰此書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我國徧小人物之少然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於一國豈云無人乎金絀曰上教至當雖小邑必有賢者人性本善氣質或有美惡若上智之質則未易得焉其質可以學者則皆在人君培養如何耳○臺諫啓前事又啓班城尉妻姜氏則論以後室至於十年之久而及河城尉妻李氏事教並姜氏論以為妾是尤不可今方務行正大之時尤不宜如是不允○太白晝見○乙未 御朝講 上曰此書言京師疾疫而內出通天犀立命碎之曰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善哉仁宗之言也雖有通天犀何補百姓哉不貴通天犀而貴百姓可謂賢矣今之醫局常劑百藥以救民而近或廢弛法司糾察可也同知事金淨曰此史臣記仁心發端之處雖有仁心仁聞而不施於用則無益矣齊宣王愛殺一牛而民不被其澤人主之心當以天下萬物為吾赤子故曰為人君止於仁 上曰

鎖將宋乞同以其所著之枷搏殺趙仁孫此乃予昨日已決之事也以仁孫之死見之則乞同於法應死然其二人專無宿嫌而出於過誤情則可恕猶或可以更議也領事申用漑曰雖云無情而殺之然非戲殺亦非誤殺揆之以法則當死也 上曰以法則然也而無情者無乃可恕乎用漑曰如此事當自 上裁非臣下之所敢議也持平李若冰曰上每留意慎刑之事甚是美意行刑單字八啓之日勿視事以示哀死之意可也 上曰此言甚當自今以後行刑日例勿視事○臺諫啓前事不見○丙申臺諫啓前事不見○黃海道海州康翎瓮津等邑地震

十一月丁酉朔 御朝講講續綱目 上曰趙抃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適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云大抵別白君子小人當如此也參贊官趙光祖曰趙抃之言萬世之格言也○御夕講上曰儒生近不會于學舍是不可以他事驅迫蓋師長不賢故也昔宋時有孫復亦非出於科第者而為國子監直講焉參贊官趙光祖曰聞 祖宗朝有姜碩德亦非出身而竟為大司成至為主文之職云知事李繼孟曰雖非出身亦可兼學官也但非 祖宗之法可問于政府而處之光祖曰今者合師長

者亦無幾也 上曰果幾人哉先祖曰雖得一人亦可也 上曰果不必

強欲多得也且今雖不令議于政府該曹報府則自當知之先祖曰若多

取則反不可也宋時以天下之大而但一胡瑗也然贊官權撥曰須亟行

薦舉別試可也 上曰於歲前必未及為也文臣則當令兼差學官而

雖非出身無乃有合於師長者乎如金湜者曾亦有請備進講之列臺

官亦重矣誤時為掌令予欲陞用於學官何如先祖曰 上豈不知乎臣與

湜自少同與為學如湜之高明者於文臣中雖不可謂必無在後世亦

難得之人也在家亦多聚學徒焉撥曰以非出身而只差兼官不可也

若真有可當者則當授實官且薦人 大臣之事然昔在宋時亦令臺諫

薦之公心薦之則焉計大小乎 上曰薦人果不必論高下之位然

大綱則當令大臣薦之光祖曰前有欲令金湜然賜暇讀書隸業者而

勸論不一未果啓達湜在家無一毫雜念且無私心者撥曰讀書堂之

事徒有名無實不必能文章者然後可選也光祖曰道德文章本非二

事豈必以文章為乎在中原人物至夥取其中拔而取之故賢者多焉

我國則人物少而出仕之路只一途 上曰讀書堂多擇遣之何如先

祖曰立志之善者可皆擇遣也○上御思政殿承旨柳仁淑將臺諫所

論李希雍等事及諫院所論慶興府使朴世英罷軟不合邊將之意啓  
之皆不允○全羅道羅州等三十四邑地震○戊戌臺諫啓前事不允  
以文瑾為刑曹參判權撥為都承旨金正國為左承旨鄭忠樑為右承  
旨柳仁淑為左副承旨朴英為右副承旨崔命昌為同副承旨李清為  
掌令李若冰為吏曹正郎丁玉亨為持平鄭應為弘文館校理李希閔  
為吏曹佐郎○已亥下和義君璿孫綸上言曰璿曾於 成宗朝蒙恩免  
役任便居活今可復職也初宗簿寺以濫訴防啓 上特有是命璿  
宗庶子而○御夕講參贊官金正國曰所講書云犁牛之子驥且  
祖朝被罪遠竄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此可見聖人公平正大無偏私之心也人  
君之用人亦當如是古之賢者薦人也舉雖舉子不以為嫌惟見其賢  
焉耳我國如庶孽之類則待以庸輩雖有大才不得施用此我國弊政  
也然法有關防不可毀也但有罪者緣坐禁錮或賊吏子孫雖有俊傑  
拔出之才例不收用以人君之量言之則固當不計此而拔用但 祖  
宗之法似不可變也然在 上雖一為特用亦無妨也侍講官閔壽元  
曰殿令公輔之才出於庶類法不可廢也國不得收用矣但見其可用  
不計貴賤而舉用者王者之量也至於其身雖有謬失後若改之則亦



當收用也古云不念舊惡人君用人亦當如是正國曰庶孽則國有定法不可改也頃者或於署經其先若微賤則或不為署經夫賢者不必出於高門以此防之用人尤狹唯當身其賢否不可以此論人也具壽福曰庶孽則法已然矣但雖有賢者或拘於科舉不得展蘊是亦有妨於用人之路壽元曰此非曰毀科舉也蓋知此意而廣進人材云耳夫科舉試其所蘊也科舉之外若有賢者不必拘於世係也上曰果用人不必取於科舉也如薦舉而試取尤佳前者大臣以謂雖非科目所取而賢者則自當拔用云然薦舉試取誠美事也但若失實則自有公論正國曰自古大賢皆出於科舉程朱子亦由科第以出是不可廢也在三代人心皆公略無私意故鄉舉里選而秦漢以下人心不公或施恩於子弟以此科舉之法始出焉漢唐賢士亦皆出於科第今者或大臣薦之或別為特用則可也而科舉不可廢也上曰科目安可專廢乎如薦舉試取者亦美事也正國曰常時科舉亦有僥倖得第者薦舉試取雖幸有失實者既選而取之必與僥倖得之者大有逕庭矣○臺諫啓前事不允○庚子御夕講上曰仁者無私心合天理顏子三月不違其無過於此者而以是為以乎參贊官趙光祖曰顏子之三月不違非

謂過此後便違蓋有私念耳乍有而旋即還歸於天理非久有間斷也  
凡人心不合於天理有一毫私念間之則便非仁也夫仁不可以口形  
言非以稍是者謂之仁極盡天理略無私邪方可謂之仁也孔門弟子  
賢者固多而只一回也三月不違云蓋言仁之為大也於寂然不動時惺  
惺然澄澈至應事也亦合天理斯乃仁也崔命昌曰宋時有趙堅者善念  
生則置黃豆惡念生則置黑豆如此者蓋欲絕其惡念而長其善念也  
光祖曰此與無所用心者有間矣然有所偏著已有病矣心雖廣大寬  
平而體常舒泰持心之方莫先乎敬而但欲以敬直內則未免有揠苗  
助長之弊當使嚴中有泰泰中有養可也此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  
身者也自古忠志之士雖見禍而無悔者知仁之可好而不忍為惡  
也是故聖人貴乎明教化人知綱常之重則國家元氣在手此矣夫人  
受天地之氣以生只有仁義禮智之德天理初豈有惡哉但氣稟不齊  
乃有差焉姑息懦弱仁之差也暴虐厲猛義之差也諂諛過恭禮之  
差也奸譎詭詐智之差也理愈微而氣愈勝故善人常少不善者常多  
古人云希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用心剛則為善不難而後世之人氣  
質昏惰如臣者亦於清夜潛寂之中有志氣清明之時矣苟能

正養而不失則古人可希而用心不剛至於明日必復紛擾矣是以入  
主須明教化使人崇正學務禮義在平時則輔理承化臨亂則知節義  
矣向者廢朝擾攘紛亂之際未嘗有格止之者 成廟培養之功至此  
派焉蓋亦以殺戮慘酷故也命昌曰各私其身怵於禍福甚者欲免  
毀謗而規避之既如是則豈復有欲拂於其君者哉持祿苟容者多赤  
心輔國者少則國必危亡矣其在 世宗朝培養士氣未幾而成效隨  
著至 成宗朝共恃 聖明言論激烈 成宗嘗曰此乃恃我而然後  
必遷予果至廢朝誅殺殆盡士氣掃地幸值 聖朝士皆忘前日之禍  
而莫不奮厲然豈曰盡無前習須大示向方可也先祖曰徒尚氣節而不  
濟以義則其為氣節不出於正理若察得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之  
倫則他日雖值大變必能扶持國家之危亡矣臣眷眷每以此格者似  
乎煩瀆而但以此乃我國膏肓之疾若不奮然以救正則終難愈矣且  
今者下人雖欲為學問而無明師良友可與講明以是於經筵之上議論  
亦有異同此未必不由學問之不明矣得此機會甚難時不可失也今  
世之人自口尚乳臭抄書古製以為決科之學及至登第牽於職務又  
不暇學問 聖學日以高明而在侍講之列者奈無學問何性理大全

之為書體用該備本末畢具天文地理禮樂法制性命道德之理歷代君臣賢否靡不備具苟明乎此則治世之方不待乎外而元氣於是乎立矣頃者欲進講此書無講解者故不果矣今若擇性近文官使勤於講讀則必有其效矣今者如更文漢語只似工匠之事不可論以學問而不對於讀製者至被推劾况於此乎且講讀之際又豈有常師哉如金安國李紆金淨等輩并令會而質疑可也若費官廩而聚會則為弊多矣常令講論於其家而一月之內例使三會于弘文館論難金湜學問甚精亦使參之如天文律呂妙奧之理必多有曉解處 上曰此意甚善其精擇為之○臺諫啓前事不允○辛丑 受朝參○御朝講○元子輔養官 命以三公為之○御夕講知事金安國曰朝經筵共論生民利害而臣亦有啓蓋言廢朝亂政時買賣田宅退限事也臣為慶尚道觀察使時見之須如臣所啓然後可以伸其悶矣大抵當令民衣之食之仰事俯育欲如是則制民之產正其疆界使之務農可也夫已無飢寒之逼然後可以自保亦可供國稅在廢朝貧民有田者盡賣於富家以償其稅猶不能保而流亡者多矣得還其田以為資生則王政之大者也或蠲減其貢賦者一時之事耳 上曰廢朝時民苦

重役輕價賣田因多失業初可以遠立退限矣今若又退則無奈煩訟乎然若果有益於民可與大臣議之○臺諫啓前事不允○壬寅改院選啓可講性理大全二十六負其節目則講讀人每一日覽二三張若易解處則不拘張限至旬末會于弘文館質問辨正至月季弘文館掌務官本朔三旬所質正張數書啓且每於季月書講讀人負之名而入啓四五人受點所讀處講論講論之日則臨時取稟且弘文館大提學提學及金安國李籽金淨趙光祖等於質辨之日每來論難且雖不與於此選者今後入弘文館者亦參於講讀其與選者孔瑞麟金正國申光漢金絀閔壽元奇遵鄭應權雲具壽福尹衢李認鄭順朋閔壽千柳敦韓忠尹自任崔山斗丁玉亨朴世熹黃孝獻李若水張玉李忠健李希閔曹亨卿金湜也○政院將禮曹意以咸鏡北道兵使申公濟啓本入啓曰此乃關於邊事不可獨斷請與大臣及知邊事宰相議之傳曰後日大臣會議時並議之其啓本之意則住張哈之兄愁隱豆欲於別運上京莽哈妻甥管禿者亦請上京事也○臺諫啓前事不允○御夜對○癸卯臺諫啓前事不允○太白晝見○甲辰鄭光弼申用漑安塘李繼孟崔淑生高荆山柳聘年李長坤趙元紀金安國孫澍崔漢洪金

瑞尹熙平金克幅金克成文瑾金謹思洪景霖金碗趙邦彥李成童孔  
瑞麟等議減軍額事 祖宗朝各年軍額增減數細考後更議武學京  
則訓練院又令文臣分受教訓不須別設若於外方并設則徒爲避軍  
役者之淵藪無益有損定虜衛是新設之軍甲士亦於元額外多數加  
定諸軍額未充皆由於此今以定虜衛入計甲士之數而汰甲士之才  
劣者或於騎正兵諸保卒充定甚爲便益若步兵勿定於役處事則彭  
排隊卒數本不敷且多未充勢難施行廢朝時役苦賣田者並令還退  
實是美意然還奪亦流亡之一端但爭在十年前一切還退不無騷擾  
恐難施行又議允訟奴婢非獨親戚而已一應爭訟者時立訟外事在  
三十年以前而不告狀者勿聽理皆以告狀年月始計其應勿限年者  
令該曹磨鍊啓定何如安國議親戚之間一源分得使用奴婢奸詐之  
徒謀欲奪取巧飾萬端以相爭訟傷風敗俗莫此爲甚臣意今後親  
戚中一源奴婢相訟者自告狀日始計事在二十年以前者勿許聽理與  
凡人相訟自依舊法施行似當安國又議自丁酉立大限後年代已久  
奸僞日滋詞訟紛紜風俗人心日毀今依丁酉年大限例量立大限以  
息奸蠹之風似便光弼等議年分等第常時依舊面等第失農尤甚處

依 祖宗朝例字丁等第為當安國議年分等第雖行之已久字丁等第之法亦 祖宗朝所行况面等第則大槩視一面之損失而從多施行其中雖有甚高甚下之處不得別為等第公私俱不便若從字丁等第則高下各適其實等第甚精公私兩便臣意勿問年之豐歉皆從字丁等第似便光弼等議選上價布法立未久遽即還廢似為輕率然近年以來絲花不實價布民甚艱備令各道問從民願或五升布或常布備納似當安國議選上奴婢代立價以五升絲布納之既已立法不須輒改但一切以五升布督納貧窮之民不能自備者必予其中自願以常布五匹代納者許之似便光弼等議妻女子補充隊漏落雖無私持立案於該司及掌隸院案名存者及連二代良役者勿許陳告還賤安國議自己婢妾所生女子則呈官而無贖身從良而已無補充隊立役故奸詐之徒揣知無所持從良立案又度遠方之人難於相考該司及掌隸院文案輒以補充隊漏落陳告紛紜立訟以售奸術良民日縮弊不可不防臣意今後自己婢妻子女之所生已從良立良役者雖小持從良立案京外中稍有從良可憑官文書者勿許陳告似當克幅克成文瑾謹思景霖金硃議祖上自己婢妻子孫已為良役者無賴子孫以其世代

久遠私持從良立案及在官文籍俱不得考紛紜告爭一切還賤非徒  
訟端無窮傷害彝倫莫此為甚今後避役隱漏者及文籍可考者外已  
為良役而世代久遠無文籍可考者並勿許陳告還賤何如三公以京  
畿貢賦蠲減事議啓曰凶年減租固帝王恤民之大政京畿租稅所供  
不甚重而貢賦似繁令該曹考各處用度之足不足而蠲減則民庶幾  
蒙惠矣三公又與兵曹知邊事宰相黃衡等議接待外夷事宜以啓曰  
彼人管禿在彼我交接之地令一年一度上送似當且愁隱豆族類得  
罪於國家大矣朝廷令於別運上送則似乎畏威固不可為也若例運  
當次則不須絕之也吏曹判書李長坤禮曹判書李繼孟啓曰以南行  
官負差成均館兼官事甚為重大請與大臣等同議繼孟獨啓曰慶尚  
道南海薦新鹿脯若以獐快脯代封則無薦新之意且本郡所封其數  
亦尠何以處之請與大臣同議傳于三公等曰京畿貢賦蠲減事依所  
啓為之愁隱豆管禿等事依啓接待傳于繼孟等曰侍從之臣嘗言成  
均館實官則已兼官則雖非文官出身者猶可為之宋時亦有為之者  
云故教之矣其與大臣并議繼孟又啓曰常時四享大祭必擇柔日而  
又祭祀日定之明年春享大祭吉日初旬只有初二日大祭則雖非



親行例必預為齋戒初一日有望闕禮本朝賀禮及君臣會禮宴等事  
本朝之禮猶可廢也行望闕禮時不可廢樂正朝與四享皆不可退本  
曹審計而不知處之之當請與大臣議之傳曰大祭在初二日則正朝  
日屬於本朝之禮皆可停也望闕時用樂乃為上之事非自為之禮然  
更與大臣審議處之○臺諫啓前事不允○政府吏曹禮曹同議以啓  
曰成均館等處並用文官自有大典之法今以南行差之則此法毀矣  
且一時有其人則可矣至於後世不能無弊毀 祖宗之法啓後世之  
弊恐難施行若以文官可堪師表者兼之則美事也但經筵侍從亦患  
乏人何從而得各別人物且以侍從官兼之則治本職之暇又治兼任  
勢所難行然亦可姑試也政府禮曹同議以啓曰南海進上鹿脯以獐  
脯代封事脯有獐鹿之別用之不可一也若進上貢脯臘脯則已祭脯則  
事關祭享恐難代封且金安國所啓之意亦非必欲並祭脯代封也又啓  
曰大祭當用柔日本朝之禮豈可停之望闕禮則不可停也然則當聽樂有  
妨於致齋此事處之甚難臣等之意可問于觀象監別擇吉日而行事  
也 上從光弼等議○乙巳傳曰以非出身者兼差學官事不可為也司  
成以下以文官兼差事依大臣所啓為之○臺諫啓前事不允○日暈

兩珥○丙午 上行望闕禮仍賀 大妃殿平明受賀又進豐呈于  
大妃殿以至日也命餉宗宰二品以上承政院弘文館臺諫入番翰林  
都批府兵曹諸將等于闕庭○臺諫啓前事不允○日暈兩珥○丁未  
承旨崔命昌啓曰和義君璵之孫綸今 命復職和義君則載於璿源  
錄矣自和義子轅不載於錄况於綸乎不得已先修璿源錄而後可授  
其職也傳曰綸之上言云和義君之名雖載於璿源錄而其職則見削  
云故命復職矣其令宗簿寺相考璵果無職則追復其職而其子孫亦  
皆追錄而叙用可也命昌啓曰和義君璵事令宗簿寺考之則璵果不  
得復職而降授高安長云請捧承傳復職其子孫亦錄用傳曰依啓○  
臺諫啓前事不允○吏曹判書李長坤在政廳曰當以金絛擬直提學  
但絛數月內自正郎轉至典翰此近古所無又爲直提學則未久而將  
陞堂上無乃太過乎正郎李若冰請擬甚堅長坤竟不聽以權鈞為漢  
城府判尹閔壽千為議政府舍人奇遵為弘文館副應教○戊申 御夕  
講○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都批都事權景祥前為北青判官時適  
值凶歉當發倉賑民而北青境連端川民之持銀來者給穀否則不給  
貧未得銀者飢死甚多至可驚也且昇銀商賈與為謀利請勿齒仕

版諫院又啓曰觀象監日課紙減省事政院曾啓之色承旨聞教不言于該曹請推以政院在喉舌之地臺諫所啓但當出納而已諉以新授承旨不知格例啓之上亦以為然而不允承旨所為至為褻慢漸不可長其目當即論啓而不可不與同僚僉議故今乃啓之請旨罷黜以嚴喉舌之地黃海道都事宋洗精人物不合請適之不允○已酉 御朝議

○御夕講○平安道敬差官蘇世讓來復 命因條陳本道弊端五六

事其中有祥原居梁氏其夫溺死哀毀過傷自縊而死初梁氏及箕歸于同郡人幼學金自浩謹執婦道事舅姑甚孝前年六月自浩溺死暴水梁哭不絕聲勺水不入口者四日成服後倏起梳洗告舅姑曰修短有數不必過自哀慟旋入房中盛衣服自縊而死夫婦遂合葬焉死時年二十三同住僅四載邑人驚嘆具由報官官不肯轉達云承旨權撥啓曰世讓咨訪之意甚勤以此言于該司何如傳曰非徒民瘼亦有節義之事其示該司○御夕講○臺諫啓前事傳曰景祥所犯深重故已命詔獄推之不必先罷其職也餘不允○太白晝見○庚戌 御夕講

○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慶尚兵使成世貞本貪瀆之入前為全羅監司時求索荏子皮物魚物油蜜等物于各官船輸于南碩輔家

領輔監司時帶

行反賣取利事本府風聞碩輔與碩輔之母及切隣二人推鞠母與切  
隣大半承服而碩輔不杖身死今不可以其子之故刑訊其母切隣已  
受刑一次亦不可加刑請皆放之而世貞不齒仕版傳曰成世貞之事  
至為非矣南碩輔招辭有般輸雜物反賣之語則可罪也其文案入啓  
餘不允○太白晝見○辛亥宣醞于弘文館並令承旨往參○臺諫啓  
前事不允○慶尚道金海咸安草溪咸陽固城鎮海恭原宜寧昌寧  
玄風山陰居昌等邑地震聲如微雷屋宇搖撼○壬子 命罷慶尚道兵  
馬節度使成世貞職○傳曰予嘗有懷而欲問之然未知其當否也大  
抵治國莫大於用人得人則萬事治不得人則萬事乖矣歷觀古昔帝  
王之用人何必徒拘於銓曹之注擬乎如知其賢特舉而用之者多矣  
我國用人徒以銓曹之注擬而落點焉其間或有特除者則人不能無  
疑曰某也不異於某也何有特除之命習俗如是故上有嫌於此雖知  
人之可用罕有特除之命上下以為相疑其於用人之體何古云知人  
則拓惟帝其難之况如予乎然後世之事論之則人君於簿書期會  
等末事案籍雲委而務精察之如用人則徒徇銓曹之備望例以落點  
似乎不知其本末予意以為非親政時則用銓曹注擬可也如親政時

則徒用銓曹之望有乖於親政之意也雖親政如五品以下微官則固不知者多矣用銓曹注擬猶可也如四品以上則銓曹在前而色承旨聽傳教某闕書其名付草于銓曹銓曹知其人之果合於其職則書批草不合則即論其人不合於其職之由則人物之賢否上亦知之矣如是則於之人之際不須備望且雖有親除之人不合於公論則自當不避論執無異於銓曹之所擬也以今日之事觀之銓曹備望之人間有俱不合其職欲命改望則改望之命非特紛擾人必致疑以故雖知其不可而姑且落點言者隨其不合持公論駁適徒致數適之患也或有議者曰人君親除之事後有弊也予意不然公論得行之時則自有公論公論不得行之時則弊誰能防人君知其人之賢而用之則其人必感於知遇而盡其職用人之體亦不狹窄矣如西班牙則雜職亦多付銓曹注擬可也予所云者東班之職也前有論者曰親政之時則上與銓曹共論人之賢否而除拜之不須注擬此言可也故已言于該曹矣然論人賢否固不可輕率許多人物必須先論其賢否而用捨之則有妨於後日之用勢有所難焉銓曹亦不須顯論人之過失只於親除之人論其職之當否而已可也其問于三公○御夕講○臺諫啓前事傳

曰奉旨等事以憲府推案見其公緘所答之辭凡事政院或有不及者則必啓其所由但近日承旨只有一人雖遇式暇不得致齋且明日政事吏兵曹政廳無可往者可適餘不允○太白書見○癸丑右副承旨朴英因日課絕事被論於諫院再辭不允○三公議用人規模以啓曰國家之治亂政事之得失生民之休戚莫不關於得人與否人君未能周知人物之賢否故付之銓曹審其當否而用捨之銓曹若得人則所薦用皆可用之材不得人則眩於取舍賢愚混雜職事多曠得人之本實在於銓曹既付用人之權而多自上裁使不得從心薦用則其流之弊亦甚不賞但君上信知其賢可用而拘於銓曹之不薦不別用之則人主知人之明人亦豈能知之若所命非人自有論執者特命雖不可常行時有深知其可用者別命何妨只審其實毋用恩私毋令貽弊務要得人傳曰三公之議是也人君果不能周知人物之賢否故付之銓曹而時有特命亦可○諫院啓曰院中之意則請盡罷五承旨

金正國鄭忠傑柳仁浦州英崔命昌而正言朴閔卿昨日不以院中之意啓之乃曰朴英則

與他承旨之事有間甚不可請並罷朴英而適閔卿傳曰可適○正言黃士祐啓曰昨日臣患病在家閔卿請闕時歷入臣家同議所啓之事以為

朴英事則有間於他承旨今則院中以閏卿為非而請適之臣不可在  
職請適傳曰可適○弘文館副提學趙先祖等啓曰事非大關而盡適  
承旨甚不可臣等見前承旨等各盡其任不見有闕事大抵合於其任  
者則以任之可也今諫院所論承旨之失出於無情不可謂之過也臺  
諫之體則雖當如此自 上所當斟酌且因數易而官爵猥濫此亦不  
可且見朴英又繼而適此尤不可公論不獨在於臺諫若其不得已當  
適之事則臣等亦豈不啓之哉臺諫若論權臣之事而承旨等中間庇  
護則臺諫雖如此啓之亦可也且臣等啓之如此者非以臺諫之啓為  
非自 上處之宜得其中而安靜之今雖已適還收成命亦為無妨傳  
曰承旨等事予意亦如弘文館所言但意謂臺諫必啓而中止至于今  
日都承旨獨行公六房公事多滯且有政事無往來之負勢不得已命  
適之官爵之猥濫亦非不知也今既適之不可煩擾改之光祖等凡三  
啓承旨權撥亦啓以不可適之意不從○臺諫啓前事不以諫院啓曰  
承旨近日之事甚非故本院論啓而適 命已下弘文館啓不必適之  
意臺諫之言侍從有時相可否猶可也再三強啓之意臣不知其何以  
至此也傳曰弘文館之意不非也

時諫院與弘文館將有角立之勢是日政大司諫申光漢拜承旨司諫尹

自任持旨除義州牧使兩正言一則被論一則避嫌惟餘李壽童論未幾上以壽童合於兵務持旨除兵曹正郎而諫官一新竟不得爭

○以申光漢為承政院左承旨柳庸謹為右承旨鄭順朋為左副承旨金

希壽為右副承旨尹殷弼為同副承旨朴壕為司諫院大司諫金鏐為

司憲府執義金絀為司諫閔壽元為弘文館應教奇遵為副應教鄭

膺為獻納兼成均館直講權雲柳希齡為正言尹自任為義州牧使○

憲府啓政院重地而承旨金希壽人器不合請適再啓不允○甲寅憲

府於前事又啓曰同副承旨尹殷弼亦不合於喉舌之地請適執義金

鏐昨日避嫌即命適之朝參日不設御座事當推該官不涉於鏐

大抵豈可以小事適臺官請命仍任傳曰執義事憲府方推尚衣院

之官則慮鏐以長官將及故命適若不及則不宜適之可退議僚中明

日未為政之前回啓○御夜對上臨文曰淫酷殘忍本於刑罰今者

憲府所鞠多有死亡者臺官固嘗擇差此非淫酷之故然近者刑曹不

恤刑致罪囚多斃當使憲府推之而憲府亦有不慎刑之失似難推之

故今日問于大臣矣大抵用刑官吏當存欽恤之心參贊官趙光祖

曰憲府之官皆賢者也上曰曾擇授其任矣光祖曰本館亦聞之矣  
麻浦居人有千仇知金者世豪富以其女嫁朝士因以驕橫法司官負



非剛明者則不得治之矣昔者崔未同者亦豪橫交結權要雖於三公處皆折簡而通人不敢加罪成希顏爲刑曹參議痛治其罪一時稱其剛明臣意以爲憲府亦必以今方向治之時朝官之爲賢於市井豪右之人者當不齒仕版其人等不可不痛治而然也豈有他意哉只過於疾惡也但本館以爲今方清明此輩安能大肆雖士夫亦有無識况賤類不足道者可刑訊一二次嚴示懲惡之意而即諭之曰爾若復然則更大治云則其人亦有自新之路而奸猾亦非不懲也但以過於剛斷故不能爾也本館亦欲論啓而察其意則不非故不果矣今若以憲府爲非而適之則允豪強者必不攝伏且恐憑藉而有欲去剛直之人者剛直者雖有一失不可謂非也近聞法官亦有追悔之者上曰果不  
可以此逆風憲之官剛直者人所必憎予亦知之○日暈○慶尚道叅原縣地震○乙卯諫院啓曰正言柳希齡人物則醇直然無物望不合於正言請滯從之○憲府啓曰執義金鏐事本府初謂自有該官鏐雖長官不應預知且臺諫不可數逆故啓請留之今更問之該員皆有故鏐不遣其代推必及鏐可逆從之○大司憲金淨掌令金湜啓曰近日本府所鞫多煩會已待罪其後物故者亦多是臣等不能恤刑而然也

今者刑曹囚人多殞而令本府推之傳旨已下本府所為與刑曹無異  
豈敢推之且聞 上教亦曰憲府與刑曹同臣等不可在職請速迺臣  
等並與刑官推之掌令李清持平丁玉亨啓曰臣等授本職日淺別無  
杖死者但本府吏金世傑石崐等犯贓受刑仍繫病死南碩寶亦因成  
世貞之事不杖而斃此三人之死皆在於臣等授職之後臣等亦  
不可在職傳曰刑曹囚人多致物故予甚惻然侍從之意亦以為  
可駭故命推之矣前日有言憲府囚人三父子皆死者其時大司憲與  
掌令皆待罪予教之曰後當慎恤云耳其後亦多致死非以不恤刑而  
死也刑官鞫囚亦多致死故命推之非以憲府為非也其勿辭急推刑  
官可也淨等又啓曰刑曹與本府所失同臣等在職而推之至難且所  
失既同而 上教又以為與刑曹同尤未可在職請速而並推之李清  
等又啓曰用刑杖則非臣時事也既屢訊之而臣等為本職後欲加訊  
仍不放而死臣等在職亦所未安傳曰予所謂刑曹與憲府同者非責  
憲府也然已命推刑曹則法官之在職果難可適之持平盧璋以病不同啓 ○弘  
文館副提學趙光祖應教閔壽元修撰具壽福啓曰聞 命適憲府甚  
可驚愕近日憲府罪囚果多致死但聞獄有病氣且本其意則只欲抑

豪強耳西江居人千仇知金三父子豪強無比憲府以剛明制之且非  
濫刑至八九次或至六七次也只刑訊三二次而皆死其跡則似乎濫  
杖而豪強者不可不刑其人奢僭無度雄於三江所當痛抑憲府則宜  
避嫌而上不可遽命適之方懲公麼惡少之輩而反見適退恐後為  
臺諫者不得自如未知所以適之之意也傳曰昨於夜對已言予意  
耳初非欲迤憲府昨以刑曹罪以多斃予以人命為重令推之前者千  
仇知金三父子皆殞命於杖下憲府即待罪云千仇知金等其罪各殊居  
住亦異予教後當慎刑而其後亦多殞命者恐憲府之不慎刑也問于  
大臣則以為勿令憲府推之云今日憲府強辭以為未安故適之耳○  
下承文院正字尹安仁上疏于義禁府安仁訟其父琳曾為掌隸院司  
議訖繙慈旨被罪徒役事也○傳于吏曹政廳曰柳仁淑可為大司  
憲李清可為典翰耶官爵之濫非不知也予見仁淑為承旨知可大用  
故言之判書李長坤等回啓曰仁淑果可大用者上教當矣已為通  
政未久大抵官爵太濫臣意以為太驟也且李清為典翰則亦似過矣  
清初以正郎超二資為掌令今又加之不亦太過乎傳曰其以閔壽元  
為典翰而以清為應教柳仁淑則可大用者大司憲重任也雖在承旨

亦欲加秩而授之矣其除之吏曹初擬奉旨望時欲以朔州府使李頌  
擬之正郎李若冰佐郎李忠捷皆有不肯色察判金克福曰頌何不可  
若冰等答曰不知仍相與笑之竟不擬○以柳仁淑為司憲府大司憲  
金正國為黃海道觀察使朴英為承政院右副承旨崔命昌為同副承  
旨金世準為執義閔壽元為弘文館與翰柳墩為議政府舍人特加朴  
世熹文瓘為掌令李清為應教宋好智為持平韓允昌為司諫院獻納  
鄭膺為校理孫洙為正言尹殷輔金淨同知中樞府事金希壽僉知中  
樞府事○都承旨權撥啓曰朴世熹以敬差官乃在咸鏡道今為掌令  
司憲府必請令速來今且日寒北方風雪坊作反庫亦難又不可更遣  
他人請 命停反庫右承旨柳庸謹仍啓曰臣嘗往其道監掌反庫矣  
曾聞三官儲穀充實無欠臣閱一邑之儲則所聞不虛以此觀之不必  
強令反庫也傳曰朴世熹可今上來其所覈權景祥事可論觀察使推  
之○政院啓曰北道人心惶惑今方飢餓之餘僅保殘生而權景祥之  
事必欲推訊應致擾亂况景祥之事若復推問果可得其正罪然臺諫  
洞知其事而論啓已罷其職不必更覈傳曰權景祥事大臣亦不當推  
朝官之事不可終為黯黯而棄之○執義金世準啓曰近日所論等事

當與大司憲議而為之但前臺諫所啓李希雍事至此留難甚為未安  
李氏姜氏事尤不可留難成世貞事所論之中尤不當留難者請即聽  
納傳曰李希雍功臣不當改正與李氏姜氏已論為妾今不可更論為嫡  
之意已盡言于前臺諫矣成世貞事若推考而論罪則當奪告身也自  
初臺諫只請罷職不可奪告身也諫院欲駁世準詰闕而世準先在臺  
諫廳故諫員避在尚衣院方議之世準猶未之知已而大司諫朴壕司  
諫金鍊啓曰昨 命盡適憲官憲府為抑豪強疾惡則似過然豈有他  
意且非濫刑為憲官者雖未自安而來辭 上當量之而即皆適之夫  
盡適臺諫非常事也頃既盡適諫院今又盡適憲府今雖不可追之願  
勿復如是如此則風憲之地反輕而下人驚恐恐有此有妨抑強扶弱  
之政也且執義金世準不合其職請迓之金希壽以承旨為加資今改  
適承旨其加資亦當改正也傳曰所以適憲府者以方推刑曹故耳金  
希壽果以承旨而陞秩矣但近日如是陞秩者亦不還降吏曹亦不啓  
降秩之意不必降也金世準可適○持平宋好智盧璣辭避好智以刑  
璣即應被推  
同際盡連傳曰明日之政當問于吏曹處之○御夕講○朴壕等再  
獨在故詳啓曰近有官爵猥濫之弊官爵猥濫則朝廷不尊大司憲柳仁淑人物

雖將大用但今是職則過矣夫雖一歲之內有可超至崇品者然豈多得乎下此者則當斟酌授之近日爵命太濫恐由此成浮燥之習傳曰柳仁淑為承旨時亦欲陞用以為合於大司憲而授之然見論於同僚可適之○同副承旨崔命昌啓曰宋好智為刑官時所鞠之囚一人死矣傳曰然則可適○全羅道全州等三十一邑地震○丁巳政院啓曰兵曹以減軍額事請於明年改軍籍時並議處之云元改軍籍例於其年春始之明年則以凶歉待秋成乃始世祖朝增軍額及成宗朝減軍額事可於明年春預考實錄至秋改軍籍時並議之傳曰可○以趙光祖為司憲府大司憲金淨為弘文館副提學朴守紋為司憲府執義鄭應麟任權為持平○戊午大司憲趙光祖啓曰臣出身不滿四十朔職任猥濫况憲長持一國風憲所任至重且臣自出身後濫處侍從不為他務如文簿條章等事不知門戶無異於初出身之人敢辭傳曰大司憲之任甚重人之合於此職者不易銓曹雖不注擬予意已注於卿銓曹適以卿擬雖曰不知簿領間事此特末節豈必經歷後知之毋辭五啓不允○副提學金淨啓曰副提學之任重於大司憲臣誠愚暗何以能堪臣前日難為此職其時亦非堪當也微臣不願瀆故冒處

耳初以差失適憲職方待推劾之旨而反有是命反覆思之必不堪處  
請辭傳曰適大憲非青免也憲府囚人多死不可推刑曹之不慎刑故  
不得已適之卿曾為是職有何不足勿辭再辭不允○黃海道觀察使  
金正國啓曰臣才識淺薄出身未久今年承乏陞堂上政院官負非一  
相輔不逮而猶多差失監司職是二品而專任一道之責須以有重望  
之人差遣且彼道今年甚凶歉如救荒措置等事一道之人若以年少  
新進之人而不服從不幾於誤事乎且監司之任國家深以為重故法  
云議政府司憲府司諫院歲抄薦可為觀察使者以啓啓下吏曹而注  
擬臣未有是薦若自承旨特除則已此則不然恐法亦從而毀焉請辭  
傳曰監司總治一道之事其為任果重矣以此每欲擇授爾近在侍從  
必知予意矣為堂上未久故未及被薦予意與吏曹備望昭合予未見  
其不合也再辭不允○工曹判書金安國啓曰臣到北京自念 聖上  
留心性理之學大夫士亦知向方思得濂洛諸儒全書及他格言至論  
以資講習而留帝都未久未得廣求博搜只以所得上進所謂語孟或  
問者朱子所作與庸學或問同時編次然而庸學或問則已來我國而  
此帙尚不來故購求須黃印或置弘文館或頒士大夫則人可得見

語孟之蘊奧矣所謂家禮儀節者皇朝大儒丘濬所刑定也文義之脫  
略補而備之乃朱子家禮之羽翼也亦印頒而使人講行為當所謂傳  
道粹言者乃編集兩程先生所言之書也所謂張子語錄經學理窟延  
平問答胡子知言等書皆濂洛諸賢之所著也皆要切於聖學故敢進  
所謂古表精粹者乃類選古今人所製表也我國事大之邦而文臣及  
儒士等皆不習表文前日大臣建議請印表箋之書而我國所存但宋  
元播芳而他無可法之書每令赴京行次購來而通事等不盡心求之  
故不得購來臣有心廣求得此本而來請多印廣頒使文士有所考閱  
上嘉之命賜酒○御子講○全羅道珍原南平谷城等邑地震○己未  
三公議啓曰朝官所犯殺於風聞而不更推閱遽先罷職實為未便權  
景祥取銀之事非徒人所難為窮民納銀受穀亦恐非其情實今若以  
是為罪直罷其職則是終身廢棄似甚曖昧必須推問事干人窮竟其  
實而處之為當但年久黯黮之事推究事干之際或至殞命杖下則實  
可矜憫且聞景祥在比青時於官務民事暗不能理而其材器不適於  
用姑令只罷其見職勿訊事干何如先是政院請勿推景祥事干依臺  
諫所啓只罷其職而不從至是因講官之言知咸鏡道饑荒恐飢民見



速杖斃 命議于大臣故有是啓○御夕講○臺諫啓曰人主以爵祿待士大夫近者官爵濫賤驟陞者多人皆有僥倖之心以開苟且之端甚不可也承旨鄭順朋出身雖久而別無踐歷雖非終廢不用之人必須諳練後陞用尹自任出身不以爲義州牧使而陞爲堂上武班之中豈無合於義州牧使者乎自任則如臺諫侍從可用處多於其身亦無益矣閔壽元爲應教亦超資而又陞於典翰其人亦豈安心鄭浣乃薦授六品職者也若爲臺諫則當不計資級與久近而用之餘當循資而進何必超擢爲工曹正郎乎大抵用人之際有人望浹洽者人君固當擢用然若至猥濫則不無賢愚混進之弊而人皆有躁進之心不可不防於微也近來所擢用者皆可用之人然不可無先後差等也順朋等請並改正傳曰所論四人鄭順朋尹自任則銓曹薦用之順朋雖無踐歷而承旨多適人物不足不得已陞用之自任出身雖未久而多歷侍從臺諫義州亦甚重地此人文武材兼故銓曹擬之閔壽元則其初予意欲以李清爲典翰銓曹以爲太過故以壽元陞之而以清爲應教弘文館多闕此人非不能堪爲典翰之任者也鄭浣則一時被薦之人

金湜

亦已爲掌令持平故銓曹注擬於持平望予意欲歷試於六曹然

爲指

後可用於臺諫故見工曹正郎有闕而命擬之皆不得改也史臣曰鄭  
浣為人無他才能但苟合新進之輩虛譽傳播筮仕不踰一年官至正  
郎大抵今之用人徒取虛名而已彌稱有操行者未必有操行外飾而  
內非者居十之九○庚申 御朝講 上臨文曰此云封周世宗後柴  
誅以奉周祀以我國觀之前朝王氏是也今者有奉祭之名而禮曹不  
致察非也知事李繼孟曰國家待王氏之禮至矣大司諫朴壕曰臣曾  
為開城都事見之前朝諸王之墳或翳榛棘與丘隴無別 命禁樵牧  
何如叅贊官崔命昌曰國家置崇義殿以王氏之裔為使副使之官令  
世守之待以不臣今則徒為文具祭奠饌具全未精潔且聞請除守護  
之人此尤非也繼孟曰請除之事已不得行矣因設立之久凡事不至  
廢弛也領事安瑋曰崇義殿 世宗朝所設時遭禮官見察可也○政  
院啓曰大明會典有國家所當諱之文以私意削去為難今印出不可  
承誤後於赴京行次買一本置禮曹相考古事何如傳曰所啓當矣今  
方奏請改正而印其書則是以其書為信而頒行也又不可私改其文  
今赴京人買一件置禮曹當矣○御夕講○政院以吏曹意啓曰前則  
以大司憲為多事而適成均同知矣然初以趙先祖為同知者為甚合

也請勿適

光祖辭大司憲時並辭成均同知上令問于吏曹故今所啟如此

傳曰可○臺諫啟前事

諫院又啟曰應教李清前拜掌令也超資已越次矣前政特命授典

翰吏曹啟以不可仍命授應教應教亦濫也請適皆不允○辛酉

御夕講○臺諫啟前事鄭順朋事依允餘皆不允○傳曰獄囚之死無

如近日撻計三十餘人此乃不慎刑而然也且獄中鋪陳及保恤之具

有所未盡而醫藥亦有未盡耶可別遣良醫又檢鋪陳之具使不至多

斃○命印金安國所獻論孟或問諸書○壬戌命印許硯所獻歷代

通鑑纂要○臺諫啟前事不允○以鄭忠樑為承政院左承旨柳仁淑

為左副承旨○太白晝見○乙丑御夕講○臺諫啟前事諫院又啟

曰戶曹察判李自堅庸瑣躁妄參判亞於六卿而久有物論漢城府右

尹孫澍人物暗弱不合劇地請並適之僉知中樞府事李繼福謀利自

恣無所不至其農庄在仁川民田亦多抑買一鄉苦之且縱奴恣橫查

士之妾事甚駭愕其奴則將移憲府推之繼福請先去仕版皆不允

之妾事甚駭愕其奴則將移憲府推之繼福請先去仕版皆不允

有宗泰文獻公集卷三十一



(B)  
732.55  
4724  
[v.11]  
no.17  
0194219

昭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1]  
no.17